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毘陵集卷十一

宋 張守 撰

啓

賀范相公知溫州啓

伏審注想舊弼誕揚明綸起殿東南之邦稍孚中外之望惟大賢之出處繫一世之重輕雖辭榮避寵者前哲之高風而求舊念功者明君之先務況乃邊虞未靖方深仄席之憂人望所歸宜示賜環之漸恭惟某官學識

足以貫古宇量足以鎮浮發大策於賈誼之妙年登本
朝猶馬周之素官大河喬嶽鍾此山川之靈寶鼎介圭
挺然邦國之鎮曩躋柄路旋正台司與時偕行密勿經
綸之業不可則止雍容進退之風久安綠野之居實係
蒼生之望車轡暫偃聊借重於偏州鼎鉉正虛佇歸榮
於上宰某同升固久辱照猶深陪末議於政塗莫贊變
調之術假餘光於鄰燭復親撫字之規念稍迫於桑榆
且久荒於松菊矧復支離之難強不堪倥傯之徒勞方

乞身力請於聖時期拭目水觀於賢業願言調護益副
瞻祈

回賀知福州曾尚書啓

伏審起從祠館就領价藩望實前孚已歎何來之暮教
條始布固將不令而行屏翰增隆搢紳胥慶恭惟某官
剛毅有立悃悃無華懿文足以潤色帝猷遠識足以經
綸庶務踐揚要劇藹著事功久從嶺海之游益注朝廷
之意惟是閩粵稍遠於行關矧經寇虐之震驚猶為東

南金盛之奧區故屬老成而卧治諒識鄭崇之革履即
頌宣帝之璽書而某頃以非才亦嘗承乏近觀舊政故
慙播糝之前側聽輿言必誚無襦之昔尚賴匿瑕之大
德庶逃司敗之深文先辱牋牒第深銘感

回賀知揚州葉待制啓

伏審外庸既著克宣疆場之威次對復陞誕布絲綸之
寵藩垣增重紳笏交歡伏惟某官識慮敏明才猷秀傑
學問由於世濟風績藹於民謠自結重旒之知寢膺持

橐之選鑠金之口歎諭訖之交興匪石之心厯險夷而
不貳比者扞窺乘之強敵撫彫瘵之餘民恩威並行聲
實兼茂宜還從列以慰公言歸敵境之侵疆更賴折衝
之畧致行朝之奠枕益隆夾輔之勲屬弭駕之云初拜
飛緘之遽及未皇贊喜先辱謙光欣感之誠敷宣罔既
回賀知温州章尚書啓

伏審輟六卿之長於中臺救千里之民於便郡褰帷視
事擊壤騰歡恭惟某官學造精微氣涵剛大志節更險

夷而不貳才術遇盤錯而有餘折狂悖之氣於危疑之
時抗忠嘉之言於獻納之地張檀絕域自請終軍之纓
返命行朝不棄蘇武之節益隆天眷進長地官方須柄
用之榮遽得藩宣之請惟義所在與時偕行識革履之
聲豈容久外促鋒車之召好聽來歸慚慶牘之未馳辱
榮函之先及靜言欣感曷究敷宣

賀朱相公除右僕射啓

伏審大廷敷號舊弼登庸宿望昭宣慰蒼生之傾屬同

心翊戴扶黃屋以奠安中外懽愉華夏誓服竊以九重
旰食軫國步之述遭四海疚心歎人謀之回適急於赴
功則攘臂以事兵力膠於應變則拱手以須天時類失
厥中無益於治宜得魁壘豪傑之士以為經綸康濟之
圖人固患於難知政莫先於任舊恭惟某官學窮道奧
識探幾先德度恢闓撓汪汪之陂而不濁才猷敏達游
恢恢之尹而有餘曩警蹕之時巡倚鈞衡而爰立一德始
熙於帝載兩兇遽亂於國經八柱承天即正高明之位

五龍夾日灼知潛授之功扶顛談笑之餘遠引江湖之上
謗書一篋何傷丹宸之深知細札十行旋趣鋒車而入
覲邇英書訪宣室夜前衮衣繡裳既喜歸於姬旦命
圭相印復加禮於裴公固應展盡於遠猷豈復規圖於
近效裕民積粟以固邦本詎專兵力之強嘗膽枕戈以
修政刑亦戒天時之變將見運籌帷幄以決勝於千里
端委廟堂以為準於百僚沃心清燕之間拭目中興之
盛某頃陞從橐嘗蒙薦慰之私比解藩符復忝交承之

契仰止熒煌之座稱慶無階恭然衰病之蹤依歸有所
祇聞新拜喜倍常情

賀張知院除右僕射啟

恭審渙號大廷晉陞良弼宸衷簡注見考慎之得人國
勢尊榮知治安之有日竊以君臣相遇古今至難玩歲
愒日則必悔於噬臍趨事赴功則每虞於掣肘故時君
克斷裴度所以成功而朝議多違羊祜不能如意自非
天意悔禍人謀允臧則何能用大度之言予以啟中興

之運恭惟某官奇才命世遠畧濟時洗日咸池功素高
於社稷捫參蜀道名已振於遠人雖更夷險之殊不替
始終之遇屬傳羽檄趣駕鋒車復正位於樞機仍撫師
於疆場運籌帷幄而決勝於千里致強敵之宵奔端委
廟堂而為準於百僚副輿人之夙望實惟圖舊何止策
勲伊尹一德以享天心無間然矣漢高五載而成帝業
尚竊遲之益堅帶礪之盟增煥鼎鐘之勒某辱知最久
贊喜猶深閩海相從已熟衰殘之迹荆溪休老願諧退

縮之心頌詠之私名言罔既

賀趙相公除左僕射啓

伏審決定大策建中興不拔之基褒賞元勲正上宰久
虛之位王廷孚號海寓交歡竊以赤舄衮衣美征東之
姬旦命圭相印荅平蔡之裴公播在聲詩光於簡冊况
卻憑陵之巨敵有開恢復之宏規示丕勸於羣工宜首
膺於異數恭惟某官直方而不撓敦大而有容獻納論
思夙著排姦之節贊襄輔弼猶高經遠之謀惟光武能

推赤心而絳侯可屬大事會羽書之遽至奉革輅以徂
征師律一新坐據江山之險捷書屢上幾成京觀之封
致強敵之宵奔本嘉猷之辰告射雕賈勇雖多李廣之
無雙指獸收功誰出蕭何之第一宜頒宸綍首冠台躔
舍爵之賞既行歸疆之期可待某遯聞誕告喜越常情
昔忝同升謬託金蘭之契老思自放願諧邱壑之求頌
詠之私數陳莫究

回馬運使啓

伏審抗旌俯次於近封視印已從於刮目姦媮之吏聳
威望之前孚凋瘵之民跂寬條之下逮羣心相慶一路
所同伏惟某官智識高亮而詳練於事機才猷敏強而
緣飾以儒雅念江表瘡痍之未復繫淵衷宵旰之不忘
顧將上不乏於邦儲下少舒於民力類非文俗吏之所
能辦故屈老成人而不為嫌某恭然衰病之蹤求去未
遂仰止帡幪之託為幸茲多修慶牘而未遑辱榮函之
遽及感慙之至敷述奚周

代郡侯賀應運使啓

竊審榮拜宸綸就更使節允資心計上幹邦儲入境宣
風涓辰視事恭以某官機猷敏濟業履粹明出逢熙盛
之辰益茂經綸之志久茲詳試尉有休稱寢膺睿哲之
簡求游被光華之臨遣領均輸於淮甸已聞百室之盈
總轉漕於浙邦用充九年之蓄佇疇茂最入踐華資某
偶此叨恩曷來假守稔聞德望適在鄭君之鄉行遂郊
迎聊繼蜀人之寵依仁竊幸稱慶無階跂詠攸深名言

罔喻

回賀郭少傳啟

伏審頒大廷之顯制進亞傳之崇資凡預觀瞻同深抃
蹈恭惟某官勲高列辟望著三朝入扈殿廬壯儀刑於
陞戟出分帥閫聳威舉於邊陲曩聞烽火之累傳屬仰
海邦之靜治介圭歸覲宜膺眷獎之隆孤棘陞華增重
藩宣之寄某披瀝惟舊荷照猶深側聞綸綍之誕揚方
愧藤牋之獨後過蒙謙眷第極感銘

回江東二漕啟

叨膺宸旨俾鎮陪都揣分引辭方徹九重之聽飛文垂
慶蓋踰十部之賢深維留鑰之司非曰養疴之地顧官
情已矣老將至而止合投閒病骨枵然力既憊而豈宜
任重此蓋某官誠心樂善屈已定交借妙語而陰辱推
揚先衆人而俯加勞問方頒諭詔少安衡宇之居莫叙
謝誠姑報珍函之寵感慙之至數叙奚殫

福州到任謝宰執啟

起自三吳之故里游更兩越之名藩試用罔效委寄加
隆嫌於擇事不敢力陳疾病之身即已到官於是具宣
寬大之詔惟七閩之巨鎮接五嶺之炎荒地狹而山谷
深民貧而風俗悍向由劇寇屢欲窺乘繼以大兵頻資
供億致公私之儲掃地加夏秋之旱流金不堪歎息愁
恨之聲宜有還定安集之政顧如某者心雖許國才不
適時進無補於謀謨退不堪於煩劇承流輔郡曾訟鋤
之未清假寵經帷辱召環之遽及第緣衰荅屢控忱誠

未奉俞音更叨煩使此蓋伏遇某官才高而兼濟道大
而有容惠綏外服之民開濟中興之運念傷夷之凋郡
當解煩苛故畀付於陳人使專牧養敢不鞭策駕鈍拊
摩瘡痍儻正信之教興庶幾弭亂雖催科之政拙詎敢
辭勞

再知紹興府到任謝宰執啟

觸熱之官諏辰視印在私良便仍昔所臨政拙心勞吏
民習知其駑鈍頑童齒豁魚鳥亦恠其衰殘伏念某向

誤聖神之知偏更中外之任由寵榮之踰分致盈滿之
挺灾疾病相仍長恐膏肓之逼聰明不及益知體髀之
難顧共理之寄大懼於曠瘝而投閒之章屢關於聽覽
既不責其避事又復畀以便蕃此盖伏遇某官光輔聖
時丕隆賢業威加有截收召公辟國之勲鉤播無私得
伊尹格天之道欲拊循於凋瘵猶慎簡於循良遂致陳
人復叨舊物適使輶之驟至乘帥閭之暫虛冥搜殆甚
於察淵公取不嫌於竭澤方敵兵之入塞當海徼之防

卷十一
秋而乃帑無宿儲吏罷月俸欲剥膚椎髓恐非仁政之
宜而折骨絕筋何補公家之急尚賴至明燭隱盛德包
荒惠以初終免於顛沛田廬在望少休抱疾之身溝壑
未填盡是報恩之日

轉官謝宰執啟

承流無補增秩為榮洊懇避而弗許終兢慙於非據伏
念某學既老而益落氣被病而逾衰誤膺分間之求僅
弭戾兵之習兩年黽勉敢歎周南之滯留六沴侵陵真

作漳濱之沉痾數祈罷免少追曠瘵豈尚閔於俞音履
叨陞於顯秩賣刀買犢欣暫反於農疇求牧與芻愧數
關於朝聽顧撫字之心勞而催科之政拙功何有於
絲毫繫高明之位列而亭育之功全物率歸於陶冶此
蓋伏遇某官懋格天之賢業建辟國之遠猷約以待人
故每棄瑕而錄用醲於行賞將使趨事而赴功枯茲猥
費於霑濡老馬徒勞於鞭策上流甚重誠非卧治之時
下澤可乘終假投閒之便永惟未死之日期報不貲之

恩

回賀湖州方侍郎啟

伏審光膺眷注榮領藩宣公議稍伸輿情交慶恭惟某
官受才弘毅稟氣中和早貢讜言籍其外臺之譽晚疇
賢望揚於法從之華一從祠館之游殊鬱搢紳之論起
臨輔郡作屏行朝佇還漢橐之持豈容孔席之暖某久
欽賢範欣覲除書屬弭駕之云初念慶函之未及遠貽
翰墨第極感銘

回賀常待制啓

伏審得請真祠暫諧雅志躋榮從橐稍慰公言恭以某
官學問見於躬行直諒由於世濟扶持國是共高蹇諤
之風潤色帝猷不廢論思之益暫均勞於支郡實簡眷
於淵衷自厭風波有懷邱壑直西清之五閣仰觀出綽
之優覲北闕之九重行被賜環之寵某比因假道幸遂
披風屬稅駕之云初致賀牋之獨後先蒙翰墨第劇感
銘

謝翟給事舉改官啓

竊祿鼎來未能暖席揆章甚寵實慰窮途佩德不貲寄
顏無所竊以賢否異趣迹每混於溜澠貴賤相求勢實
侔於秦越疑似之迹則每難於必見邈絕之勢則不能
以自通故有公卿不揖客之譏英俊沉下僚之歎唯識
解超世則賢否之溜澠相絕於千里以人物為心則貴
賤之秦越不間於一毫用能得真材於稠人之中卓然
振高義於流俗之外如某者愚無一得窮有百罹襲科

舉腐儒之常談無經術高世之遠見謀及親之三釜蚤
餬口於四方一昨遘禍不天痛枯魚之銜索置身無地
類窮猿之投林謬策足於詞場偶竄名於書局拜恩四
易待次三秋訖無補於秋毫颺已垂於素髮加以秉性
迂僻與世濶踈留滯天都未暇三書於宰相竭來鄉校
正期一識於荊州豈徒斂板以走下風庶獲執經而趨
文席潘令厭斗筭之役雖懷色養之違顏氏無簞瓢之
憂盖得依歸之所既發藥其膏肓之疾復借重於布帛

之言耳受心維日開月益悵遭逢之獨晚故蹇薄之是
宜豈期酸寒流落之蹤曲致哀憐收拾之意茲蓋伏遇
某官人倫標的吾道主盟立心則和而平故雖踈賤而
接以誠意待人則輕以約於至愚陋而收其寸長不勞
假借於先容雅欲振明於公論顧未能執筆輒獎借其
藝文有意讀書謂博涉於墳史是欲一顧而增價端非
兩喜之溢言豈獨推挽以脫於冗賤之中又將誘掖以
堅其問學之志儻容卒業庶幾君子之歸固將終身以

圖國士之報

回賀樞使張少師啟

伏審光膺鳳檢進秉鴻樞釋宣威疆場之勞茂洪化經綸之業中權增氣外境懾心恭以某官識洞古今望高夷夏忠烈貫於金石勲業煥乎旂常上眷素隆志渴告猷於左右外庸既訖理難循次以褒升用正機衡誕敷綸綍庶盡攄於遠畧遂協濟於中興川陸非遙莫預造門之列山林待盡尚須奠枕之期慙慶牘之未馳辱榮

緘之先貺感銘之至數叙奚殫

賀林提學啟

竊審褒承帝渥就領使華董正師儒之聯振明庠序之
教允符公論同極歡悰恭惟某官學極淵源文參經緯
奮揚賢業光嗣家聲早濶步於詞林即橫翔於英毅雍
容學省夙傾衿佩之心留滯泮宮久鬱搢紳之望惟義
所在與時偕行果協僉言寢基鉅用星輶臨遣雖暫寄
於行臺文陸對揚諒已膺於前席某猥緣寒陋特荷眷

憐遯聞用之則行幾欲喜而不寐山川悠遠益睽眉宇
之瞻竿牘叙陳難極心旌之戀靜言扑蹈實倍等夷

代賀提學孫宗博啓

茂膺宸渥出擁使華董正師儒之聯振明庠序之教涓
辰視事揭節宣風伏惟某官學造淵微行成矩矱早飛
英於藝苑遂擢秀於詞場寢履亨塗允膺妙簡談經學
省已模範於宗英將命使臺繫表儀於鄉秀諒令吳越
之地追還鄒魯之風佇列雋功入登華貫某祇宣條教

幸託茫輝望眉宇以非遙跂心旌而切抃

賀王右丞啓

伏審光奉宸恩褒陞右轄出聖神之獨斷符朝野之公
言一札播聞多士交慶嘗謂經遠者實本乎器識垂後
者莫大乎文章寓量宏深於以臨大節而不奪詞章超
邁用能揚偉績之無前嘗厯考其兼全蓋絕無而僅有
絳侯勃能任大事特病其少文公孫弘號為名儒或譏
其多詐全才之士固不易得有道之時亦為難逢間自

負其所長輒每悲於不遇佐佑六經如韓愈未免流離
度越諸子如揚雄終甘寂寞上方講求久逸永寧之計
時乃登用協謀一德之人宜有卓爾不羣之才庶幾曠
然大變其俗恭惟某官氣鍾英偉道極醇深碩學通乎
九流懿德備乎三俊絕世之器識汪乎萬頃之陂華國
之文章沛然三峽之水身既兼於數器會復際於千年
自膺密勿之知浸發經綸之蘊便蕃三接清切九遷鳳
閣擢華復見坦明之制烏臺執法共高謗諤之風汲長

孺之忠謂賁育不能奪董仲舒之道雖伊呂無以加也
召登於禁林繼入承於密命發揮典冊焜耀搢紳蔚矣
邦家之光偉哉廊廟之具果由內相進轄中臺蓋將力
振宏綱大明清論上以告嘉猷於后下以施實德於民
若礪若舟即正鼎司之重如綸如綍佇聞廷告之頒某
江湖孤蹤口耳未學抗塵走俗自悲流落之餘舐筆和
鈎尚泥平生之好比竊名於英毅實借重於文衡緬懷
贈袞之言妄起彈冠之志然而間關一命往再再期謀

生無負郭之資望祿有倚門之切自笑守株而待兔可
謂迂愚念嘗披霧而覩天實為幸會邈聞新命猶激懦
衷雌霓連蜺故喜知音之誤辱大鈞垓北端如播物之
無遺恨阻川途之修莫預門闌之慶靜言抃蹈倍越等
夷

回賀知紹興府孫尚書啓

伏以聽尚書之履暫別宸廷懷太守之章復開盛府恭
惟某官三朝耆碩多士宗師學貫九流而獨探其精微

文追兩漢而猶高於典冊蚤以人望簡於聖心直道而行柔莫甘於慕舌見幾而作後何悔於噬臍自詭侯藩益隆天眷教條惟舊遺愛常新入境抗旌擁驪迎之竹馬當寧側席行趣召於鋒車某久此周旋悵然離索褰裳濡足愧明哲之高風緩帶輕裘想蕃宣之樂事方深慶羨遽辱緘滕感悚之私叙陳罔既

代賀應漕除直秘閣啓

伏審拜命帝宸登名冊府增寵輝於使節動榮觀於儒

紳伏以其官稟姿粹明應變通敏游厯光華之寄益據
經濟之才持飛輓之權邦儲已羨紀將明之效天眷有
加膺王綍之褒崇登道山之清切是基持橐之選行奉
賜環之榮某梓里備員久叨輝光蘭臺寓直獲附英游
抃喜之誠名言罔喻

回李叅政啓

久嬰衰疾志在投閒忽徙便蕃辭不獲命觸執導於遠
道疾驅及於近郊顧惟舊學之荒唐加以頽齡之晚晚

千巖萬壑漫記於昔游十束三鍾第慙於虛受况帑廩
一空之後仍邊陲多壘之時宜有傑才以當重寄豈伊
名壤可付陳人此蓋恭遇某官敦大有容直方不撓暫
去巖廊之邃猶傾海寓之瞻博採衆才陰借齒牙之論
曲形高誼首勤千牘之私獎與過情詞華溢目而某曩
獲聞令尹之政今復玷鄭公之鄉條教具存竊詠翦棠
之戒風化所繫願觀拔薤之規欣幸之私名言罔既

書

代侯元功與宰執書

伏念攀附英游蚤辱金闕之好棲遲田畝遽興露草之
悲勉駐殘魂力伸危懼某奮身寒苦遭世盛明晚誤睿
知叨陪政路奉身而退訖無橫草之勞尸祿既盈已積
負芒之愧更蒙起廢復俾承流敗材難追於人非豐屋
復貽於鬼瞰迺嬰疾苦以迫衰殘瘍發枯顙漫勞砭劑
毒乘沴氣遂逼膏肓念聖代之難逢望台閣而永隔懷
恩莫報齋恨無窮尚勉須臾之留以通咫尺之問伏惟

某官懋昭賢業光輔聖時調御至和永肩許國之誼維
時極治用廣格天之勲恩既浹於幽明感難忘於存歿
神離形瘁氣索詞窮瞻望門牆無任依戀之至

答晁公為顯謨書

某頓首臨海使君子幕顯謨執事人至辱惠書一通并
先生文集六十卷及雜論變騷等柳子厚所謂如入羣
玉之府珪璋琮璜各有列位動心駭目喜可知也且欲
求品題於固陋之一言以為重則執事不能無過也某

童壯時喜讀書綴文然絕無師承又少貧且弱不能裹糧重趼問道於四方每聞先生長者之風則服膺而心師之自東坡先生主斯文之盟則聞先公與黃魯直張文潛秦少游輩升堂入室分路揚鑣蔚乎其揚袂炳乎其相輝每文一出人快先睹其嘗窺見一二而恨不與執鞭之役也每念士生斯時獲游東坡之門如取平於衡石質疑於龜筮收名定價萬世不易借使後之君子問學詞采人物之鑒出東坡右者欲加損毫末亦不可

得已況如某之固陋而強聒一言不惟不韙之罪是懼亦安所措詞哉來書乃謂揚子雲著書使不遇譚君山則十三篇之作遂有醬瓿之厄某竊以為不然君子信道篤而自知明初不因人而輕重司馬子長著史記歲之名山副在京師以待後聖君子而雄固有言曰世不知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子雲必好之矣則子雲之書脫不遇君山其遂泯滅而無傳乎至于信道不篤而自知不明以得一人譽而喜一人毀而愠故左太冲賦三都

以時人未之重也乃欲取決於皇甫謐之一言使不幸而謚見小異遂棄十年之功於一夫之目豈不謬哉所以王筠誦郊居賦僅得其音律而沈休文撫掌矜衒以幸知音之遇亦云陋矣先公信道篤自知明者也固不假人言為輕重少以文顯初無子雲一時之譏而有東坡器許之重閣下又欲增重於後人之一言不惟某所不敢舉世亦莫之敢也某固以為執事不能無過也雖然厚意不可虛辱閣下所謂居上位則功業見於時在

下位則文章垂於後信然君子處世必居一於斯二者
矣達則行道窮則立言其志一也道行則有益於當時
立言則有益於後世其為效亦一也故達者不以功業
自多而窮者不以文章自少然後安於義命而無苟免
倖得之心雖然達則文章無聞窮則功業不著如日南
而景北晝長而宵短天之賦與殆有定乎疑不得兼也
先公名位屈於一時而文采表於萬代豈棄除之理固
如是乎然閣下既以文世其家矣方且力行先公之學

而見之事業所以顯揚先公照耀不朽者夫豈資於人哉閣下其勉之不宣某再拜

為外甥定婚書

合好所以繼後茲重大倫納采而復問名式嚴嘉禮占鳳鳴而協吉贄鴈幣以通勤伏承令姪女幼習婦規頗著言德容功之美而某小姪某長聞義訓粗免驕奢淫佚之邪猥緣瓜葛之餘敢卜絲蘿之好矧惟自出久辱深恩如母存焉固託渭陽之義非吾耦也敢忘齊大之

嫌

代荅書

事非人謀夙表刺眉之異理嫌自獻或先坦腹之求念
雖擇對之有緣亦貴因親而曲照伏承令姪知名有自
居然裴氏之甥而某姪女幾娘傳業無人貌是中郎之
女來從萬里子爾一身得吾宅相之賢託此宗盟之重
玉臺下聘綽著於風流荆帚贈行敢忘於訓戒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昆陵集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滕錄監生臣張曾壇

滕錄監生臣范維城

欽定四庫全書

毘陵集卷十二

宋 張守 撰

誌銘

朝奉郎陸虞仲墓誌銘

建炎三年春金人犯淮南余以史官扈屬車南渡抵錢塘亡友陸虞仲之子景端與其仲過余泣且請曰不肖孤奉先君子之喪至自京師既克葬而未有銘念先君子之友無厚於君者儻惠顧先君子之好施及不肖孤

而賜之銘則景端死且不朽余方扈蹕行在未果諾明年冬待罪政府景端請益堅念余與虞仲交久且篤哀其生不遇而死可悲也乃以其實書之公諱韶之虞仲其字也世為錢塘人曾大父滋以高行聞仁宗朝拜本州文學贈宣教郎大父逢休不仕父申累贈中奉大夫公幼孤鞠於大父器質嚴重如成人大父卒依諸父皆愛重之聰悟不凡甫冠舉進士為榜首明年擢第益刻意問學時譽籍甚調復州景陵尉次蘇州常熟丞改宣

教郎知開德府衛南縣稍厭吏役試教授中之除真定府海州教授講說答問多自得之旨學晚益粹發為文詞溫厚典雅試詞學兼茂科復首中有旨除書局官時宰相汨於勢利蔑侮寒俊命久不下公恬不介意亦不為小屈或勉之則曰吾鬻技有司而幸中竊已愧矣天子有命寘之文字職而執政者不我與命也夫有直公於朝者宰相乃曰彼欲自致富貴耳久之除勅令所刪定官未上會減員罷遂授公大晟府按協聲律公亦無

愠色或賦簡兮諷公公曰為貧而仕豈曰能賢奚敢沾
激為高邪兼編集舒王遺文所檢討官會有詔裁罷在
京冗局公斂板詣政事堂曰樂府有協律郎又置按協
聲律冗孰甚焉宜罷後果罷通判宣州且攝郡事數月
精明宣第吏民愛仰之漕臣有挾宰相親黨椎剥為姦
利屬邑迎意風靡無敢迂者時徽州新殘蠲賦俾鄰郡
輸秫以釀民方告病而徽偶能自辦漕臣乃檄諸郡曰
已取給他州矣當以應輸見償且轉移之費斛追錢一

千二百民益病之公率太守張公叔夜聞於朝宰相下其事漕司反劾奏奪一官益縱哀斂無所憚令民租以次色輸十益六及賤估均糴追理積欠民不堪命一日至宣城公折之曰米之精麤斗校十許錢爾奈何欲十許錢取六升耶均糴本路唯以若干貫不以若干石蓋朝廷不欲多取於民也今斗米二百而以半價售之不
太傷民矣乎積欠嘗蠲且多亡絕皆不可行漕臣怒誣奏公四罪寓家問中以聞得旨衝替人皆寬之公自謂

無愧不復辯由是人益知公時相既免除太常丞繼擢
監察御史未上以疾致仕而卒公端靖溫厚不輕愠喜
人有過失不以挂口燕居接下未嘗妄戲笑見者必為
之正容莊語談經論文倫類該貫妙極理致所為詩文
以意為主不事華靡所著五百餘篇遭寇亂僅存其半
貧而喜施家人或難之乃曰我貧不愈於彼耶使我每
有以予人亦復何幸至於親故婚姻喪祭不能辦不待
請而助之坐是雖祿仕二十年家無餘貲與弟襲之友

愛特厚妻俞氏封安人三男長即景端次景莊次景寬
景端迪功郎二女尚幼積官至朝奉郎賜緋衣銀魚宣
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於京師年止四十六景端
護喪散於錢塘城外僧寺建炎元年八月陳通叛近寺
皆焚而蕞塗所在獨不及人皆異之以其年十月十六
日壬申葬於南山履泰鄉之積慶原銘曰
天既生之而弗殖之纔予之名而復抑之宜且有年而
又嗇之蒼蒼是非誰其識之

詹朴墓誌銘

政和某年鑿三山回大河復禹故道倚山為梁調京東
西河北之民三路騷動役至再三而功未就數百縣病
之毗陵詹公成老知廣濟軍之定陶下車未幾適是役
再舉也乃慨然嘆曰吾邑小而貧力竭而役未已厲民
以苟祿非吾志也遂拂衣而去焉於時憮人欺君幸寵
爭立新奇之功以取勝至斷千載不可力制之大河使
由山徑之蹊以人勝天逆理拂衆羣小靡靡和附并為

一談公獨以病民至於謝事嗚呼賢矣夫公諱朴成老其字也詹氏周桓王屬大夫家父之後曰強者仕吳為會稽太守曰俊者唐武德中為雲陽令子孫家金陵至公曾祖避亂始居於常遂為常州人曾祖儀祖泌考誼皆潛德不仕考以公贈朝奉郎始朝奉饒於貲築館延客縱其子從賢士大夫游以至於貧不悔公幼警悟與兄揚俱稱鄉里號二詹王補之王平甫相繼主鄉校皆賞異之甫冠舉於開封俊譽暄然試禮部不中再舉復

報罷繼丁從母內外艱不獲試於有司者十年益刻意
問學以功名自期卒於五試禮部策於庭授某府助教
主饒之樂平簿黃州司理用薦者陞從事郎泛恩進文
林郎就移衢之西安丞復用薦者改宣教郎知定陶以
勞轉通直郎遂以奉議郎致仕時方年六十有六後五
年而卒實某年七月二十九日也公純孝天至每言平
生惟飲酒貽吾母憂終喪因不復飲伯仲謀分異公曰
先人之敝廬在其忍裂之西圃有小亭先人所游憩也

幸而獲居敢以湫隘為病伯氏許之凡別業他貴一不取由是益貧晏如也敏而強記讀書纔一過目尤邃於易方未仕也賢守令多以禮致公主學而士大夫率遣子弟從之其收科第登禁從者甚衆最賢有聲如鄒公浩交游亦多名公卿陳公瓘俞公偉尤厚善嘗欲同薦公於朝會二公罷黜乃已公卒流落不偶以死有識所深悲也公吏事強敏案牘經目則宿姦積弊無復隱情而卒處以平恕其在樂平郡守曹宣符延致郡下事多

諮決時學法峻急公權獄官有胡潤色者以傳授就逮
特未嘗受賕公訊所傳義則伸紙疾書所自為為人者
凡十篇不少留思無一字牴牾公異之遂緩其獄卒會
恩免其全護士類如此曾彥和守饒益器公遇以賓客
終更率郡僚宴餞於郊門外州人榮之凡當塗賢部使
者一見必改容加禮雖在州縣不知塵埃趨走之勞也
其調定陶故人在要路欲稍薦用之公曰定陶事簡而
俸優老而貧者幸也徑歸待次權鹽官令縣瀕海獄多

鹽盜公稍寬其禁囹圄遂虛而課亦辦邑人德之既至
定陶以三山之役歸意決矣復會使者以度牒糴米數
十萬公謂使者曰山東樸魯非江浙比俗不為僧道故
寺觀絕少而廣濟小壘止定陶一邑天寧一寺而糴數
與諸州等且僧牒數百將安用之使者怒語頗侵公公
辯詰不少阻退又歎曰是趣吾行章即上郡官挽留公
不可曰某仕不如志祿不及養老通朝籍恩亦及泉壤
矣而貧者吾所安也又將何求遂歸稍葺故居開軒名

曰友陶自為記大要謂與淵明之出處無愧云對親舊
置酒盡歡不問家有無公雖不飲客必徑醉賦詩奕棋
無虛日客退觀書不置家人勞苦之則曰吾對書史如
見故人道舊耳不以為病也寢疾且革處後事不亂命
筆留語如釋氏偈而絕娶邵氏封孺人賢能相其夫後
公十一月亦卒子一必明性資孝謹承顏不違克盡子
職故公居貧而樂女二長適具雲霄卒女不復再適
次適張宏皆舉進士孫男二惠迪允迪孫女二皆適仕

族公氣韻高雅商畧古今言辯而理暢音吐清越聽者
忘倦詩文敏贍有思致談笑立成若借書于手至尺牘
亦燦然可觀文集五十卷易書二卷語說十卷藏於家
必明以宣和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乙酉葬公於晉陵縣
定安鄉求仲村下城之原既葬十一年求志於某念從
公游且久而公次婿某兄也知公為詳敢辭銘銘曰

三山之役違天罔君吏規功利蠹國病民公獨有云吾
職撫字忍毒斯民趣辦吾事掛冠神武如弃涕唾里居

再聞郢唱絕和才豪氣剛噤不獲施老於下僚搢紳所
悲有蔚其文有赫其名陵谷儻夷其考我銘

右通直郎曹君墓誌銘

左朝散大夫通判饒州曹璉狀其先叔父通直之行泣
且訴於晉陵張某曰始璉之先伯父直講公登嘉祐進
士第學行名東南後進生無遠近負笈執經屢滿戶外
時叔父羈牝侍坐竊聽講論問荅皆默識不少遺直講
愛異之遂力學多聞議論有前輩風數試進士不合則

刻意治生產業先大父晚致家事叔父談笑處決悉得
理合衣食滋殖治居第園館延賓客無虛日公卿貴人
時從之游振貧卹孤不問多寡士緩急扣門有請必悉
力赴之既去且貴達往往不復顧念而叔父絕口不道
也祕閣修撰將公圓為布衣公兩以女妻其子樞密張
公康國名與語奇之奏補假承務郎改官制授登仕郎
宣和間浙西置水利司部使者聞其才挽為屬既至見
其謀畫乖刺拂衣徑歸後果敗事皆坐法而叔父獨不

預其識慮過人如此不見施用以沒士大夫歎息之夷
考其行應銘而璉之先兄璘昔嘗為無錫令所窘移江
陰捕之先兄時以母疾迎醫他州璉具以訴令令遷怒
併按追逮甚急賴叔營救乃免不肖璉報德無日矣惟
是忍死乞銘於當世聞人俾叔父之實不泯若璉得沒
於地戴面見先叔父庶乎其可也敢不死請念余與通
直昧平生固辭璉繼來請益勤又以余族父之命鐫諭
切至乃叙而銘之公諱礎字潤甫世居金陵上世避李

氏亂徙江陰遂為其軍人曾祖延訓祖維正父文雅皆
隱不仕公至建炎元年以其子球陞朝封承事郎致仕
累封通直郎又以球轉官回授賜緋衣銀魚以紹興五
年四月十七卒年七十五娶朱氏封安人先公而卒男
三人長即球武翼郎前兩浙路都巡檢使次琚次瑤皆
應進士舉孫九人岨嶧峒巖岱嵩岡二未名嶧預鄉貢
以公喪未赴禮部試七月壬辰葬於縣之順化鄉黃山
村從安人之域猶子璉賢業表於薦紳言可信不誣余

既載其語且系以詩曰

維德有基維學有師有蘊不施天維顯思昌其本支黃山之陞納石琢詞萬世是詒

左中奉大夫充祕閣修撰蔣公墓誌銘

公諱圓字粹仲蔣氏系出周公至漢左衛司馬員外郎散騎常侍鄭領會稽郡子孫因家既陽公即其後也鄭弟山亭鄉侯澄居義興故禮部侍郎堂知樞密院之奇即其後也冠冕相屬為毗陵右族公曾祖某祖某考某

皆隱不仕考以公贈宣奉大夫母邱氏贈淑人初宣奉
遣公就學年十五誦書史夜分不倦宣奉嘗異之謂淑
人曰他日必大吾門恨老人不及見云宣奉卧疾侍藥
靡不去側有為人所不能者宣奉即世毀不勝喪既冠
問學詞采日開月益雋譽籍甚邦人遣子弟師之常百
數十輩毗陵故號多士凡四預薦書一為舉首中元祐
六年進士第調海州司理叅軍治獄明恕當死者必求
生路所全活甚衆遷潤州丹徒令有能名夏不雨行路

多暍死公鑿井道傍九十有三人賴其惠或號蔣公泉
曾丞相布買山於邑人鄰者訟之曾為上鄰法當得公
直言之時蔡京用事怨於曾氏者不遺餘力也謂公奪
民田為曾氏墓地屬漕臣劉何劾治甚急何面詰公公
恬不為意斂板進曰與曾公無一日雅法當耳爾何怒
語侵公公不少屈何即悔悟謂州曰丹徒奉法如此吾
其可誣人以徼福耶遂反薦公時人兩賢之丁內艱終
喪除提舉在京外諸司文字用舉者改宣德郎知無為

軍無為縣未赴改提舉西京北路學事司屬官知樞密院張公康國挽公為編修官公謝曰足不登公門姓名何自聞耶張公曰知公理曾氏田不為時相屈也修經武要畧等書成賜對上問天下所以安危公曰唐李珣嘗謂文宗曰安危如人之身當四體平和必順寒暑之節恃安自忽則疾患旋生朝廷無事宜省闕失從而補之則禍難不作今承平久願陛下以珣之言為鑒上嗟美之擢開封府刑曹時京尹苛酷少恩公約其過而濟

之以寬吏民畏戢府中為之語曰不畏府尹杖但服刑
曹筆尹亦德之表公自代昭懷太后園陵點檢頓遞橋
道進官知鄂州陞辭上諭以荆湖多盜卿何以治之對
曰唐崔郾嘗治鄂謂土沃民剽雜以獠俗非威莫能服
臣雖能薄敢不竭犬馬力稱器使敷奏悉稱上意上謂
輔臣蔣圓奏對有體議論可觀武昌今得人矣至鄂以
軍食不繼洵洵幾變公慰撫之郡以無事明年辰沅溪
洞黃安俊叛公以糧萬斛饒二州遣兵援之賊平被賞

辭不受終更知普州未行徙知濠州淮西大旱濠為甚
公欲捐賦其僚懼漕臣之督過也噤不敢應公獨銜以
聞且乞蠲十之九會周武仲察訪淮右凡州不以旱聞
者劾治之得公狀薦於朝勅書獎諭未幾徙知沂州宋
江嘯聚亡命剽掠山東一路州縣大震吏多避匿公獨
修戰守之備以兵扼其衝賊不得逞祈哀假道公嘿然
陽應偵食盡督兵鏖擊大破之餘衆北走龜蒙間卒授
戈請降或請上其狀公曰此郡將職也何功之有焉除

開封少尹輒乘驛詣闕陛見賜對上問宋江事公敷奏
始末益多其才時年已七十矣贊貳浩穰智力不少衰
以治辦聞被旨鞠浙寇方臘畢賜三品服元夕從登樓
上命中貴人以寶杯宣勸一府以為榮御筆除大卿翌
日拜光祿卿以疾乞補郡遂除祕閣修撰知通州復以
疾辭提舉江州太平觀歲滿再任素清儉歸即故居人
不堪其湫隘公裕如也子時欲極溫清之奉稍易而新
之公間與姻舊觴詠自娛終日夜無倦容子孫歲時為

壽極水陸甘毳無一日不滿意優游八年士大夫榮之
靖康間聞二聖蒙塵號仆幾絕猶念太上皇眷知鬱鬱
不得志疾寢革遂上章致仕嘗戒子姪曰吾疾殆不起
矣歷仕四朝踰四十年以廉約自將雖無餘貲伏臘粗
給慎勿嗜利玷吾清規一日跌坐屬後事訖手加額上
誦佛而逝首項堅直經宿不變非了了於生死之際其
能爾邪實建炎四年七月十七日也享年八十有八積
官至中奉大夫爵宜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扶風

馬氏再娶丹陽葛氏皆有賢行先卒並贈令人子男二人時右從事郎改將仕郎女孫女並嫁為士人妻孫男二人逢吉右廸功郎永吉登仕郎遺表恩及其外孫以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祔葬於安樂山宣奉之域公安醇茂不妄語笑始居窮約時撫四女弟如其子皆擇配嫁之好學老不廢卷為文有體要表章古今詩等二十卷藏於家後五年門人鄧侁狀公行求銘於某念頃同里黨不辭且考其實宜銘之曰

惟得也茂惟積也厚以衍其壽以大其後

樞密院檢詳文字魯公墓誌銘

左朝奉大夫樞密院檢詳文字魯公詹卒季弟嘗狀公
之出處行實治厯官壽而其尊奉議自樞李寓書南走
三千里問銘於閩粵帥張某曰壽寧行負神明老失冢
嗣悲不克自勝唯是詹之平生載嘗狀不誣得名世君
子書之則老人死且瞑而詹不朽矣君其寵嘉之余念
請之勤言之哀也敢不諾而銘諸公諱詹字巨山魯氏

伯禽之後望出扶風上世徙居秀之嘉興今為海鹽人
曾祖延厚祖惟辯皆毓德隱居父壽寧始遣子官學以
公封右奉議郎致仕公幼即懿悟鄉譽睦然束書遊太
學中崇寧五年進士第授將仕郎揚州天長尉用薦者
陞通仕郎以勞遷文林郎移蘇州常熟丞邑事劇公攝
令談笑而辦民愛吏戢豪右熟服郡人朱勗父子怙寵
陵暴而禍福州縣吏於嘖笑之間衆皆媚承公獨不為
少屈延安帥趙公鉉辟府儀曹以親老辭歸鉉授亳州

鄮令邑小訟簡治行益高七邑之訴寃獄滯訟者皆願以屬公部刺史交列其才凡十有四人故相張公商英樞密王公襄中書侯公蒙皆薦之俄丁內艱服除始改宣教郎擬知泰州海陵縣未行監裁造院提舉福建市舶舶司遠朝廷而多奇貨吏鮮自潔商人亦困於侵牟公私兩敝公檢身律下一掃故習歲入倍稱會省提舉官以漕司兼之估客挽留公遮道涕泣漕臣張穆以吏能自高亦歎公規畫之善還朝復論市舶費寡而利不

貳官不可罷從之除提舉兩浙市舶尋遷福建轉運判官建炎三年金人寇浙江明年春車駕幸永嘉公慨然曰天子蒙塵既不能扞禍難護屬車而職在轉輸宜具一日之積以佐調度乃同憲司哀一路經費之餘得銀八萬兩上之賜詔獎諭且召赴政事堂仍賜對詔諭今秋議大舉器械未備已屬卿繕治甲冑數千儻以時辦當不次擢用公進曰陛下啓恢復之謀社稷大計也至繕治器械臣子當盡力不足煩聖慮退又白宰相曰修

器甲易事耳利害有大者閩去朝廷遠守倖多罷老及
自本路闕歸吏部州縣多權官苟媮蠹民皆害之大者
於是得旨易守倖數人還漕司已擬官七十餘員一路
使之尋上所造鎧六千聯宸筆稱善建州范汝為反怙
險跳梁官軍失利部使者多以招安為便朝廷因遣謝
嚮陸崇撫之嚮崇自謂汝為故部曲也至則誅以美官
幾幸有功卒不得要領公累言嚮崇儉人養寇滋患願
別遣大將擊之既而賊果熾嚮崇助為聲勢脅制州縣

建劔汀邵不逞輩和附蠡起卒遣大臣宣撫以神武軍
討平之而嚮棠亦抵罪如公言尋以糴穀募海舟不擾
而辦除直祕閣公自以才結主知益展四體修職業知
無不言上軫閩盜連年詔監司牧守條安輯撫綏消弭
盜賊便民利物之計公上疏其畧曰盜賊滋多由招安
之非策安輯撫綏在縣令巡尉之得人便民利物乞悉
罷行戶以至發常平粟以平穀價減上供銀以寬民力
上顧謂大臣曰魯詹所陳皆可行於是縣令巡尉衰懦

失職聽易置而免行之利及天下矣他悉如所請考覈
財賦未嘗加橫斂而用不乏至軍興或不免於率貸則
約實費梏吏姦民不告病始建賊之張也朝廷遣貴將
將萬人入邵武駐兵不敢進邀取軍須威震一路官吏
跼蹐趨命公曰本不相屬何至爾邪公事止移牒遂大
失將意而忌公者從媒孽之既而將陞制置使裒軍食
益急促公至軍人為危駭公即往白事因曰朝廷倚制
置辦賦而邵武餽糧未至乏絕今餉道梗戶知之乃責

漕臣飛輓他州以取贏則某不敢愛死恐終非制置利耳將度不能屈改容謝之然公自是歸志浩然卒以親老求閒除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拂衣還家若將終焉未幾大臣有薦者上亦簡記召為度支員外郎凡三賜對言切事機不為甚高不急之論既遷檢詳衆謂自是用矣謁告歸覲俄被疾致仕不數日卒實紹興三年某月日也官止左朝奉大夫春秋五十二士大夫識不識皆嘆息至於流涕公至孝仕稍遠庭闈則不能一日安職

以故進取泊如也淵聖登極以所賜緋魚回授其親及
謁告而歸也曰一班一級不見其味當復旬間以終老
人意耳晚學佛有得病劣無一語及他事忍死之言拳
拳於老人可悲也已公頎然秀整醇白寬厚言動有法
度雖與孩稚語必盡誠信端人正士一見則契悅而憮
巧貪鄙之流疾之如仇家饒於貲未始問出入而於公
藏則稽較精詳不容毫髮欺也喜讀少陵詩以意箋釋
為文有理致所著詩十卷雜文二十卷奏議二卷吏役

錄三卷杜詩傳注十八卷藏於家娶范氏故承事郎直
祕閣致沖之女尚書左丞致虛之姪也賢能相其夫男
一人可封捧公表賀上即位命以官女三人一先卒二
尚幼卜以三年十二月丙申葬於湖州歸安縣至孝鄉
高峯塢余既與公友善而余兄之子許妻公之子故得
叙載其實而系以詞曰

才周兮德龐表粹溫兮裏方萬不試兮一出玉垂虹兮
蘭芳入贊兮紫樞睇雲霄兮翱翔朝鳳儀兮帝庭暮鵬

止兮君堂抱奇蘊兮弗施襲長夜之茫茫蒼之水兮清
寫高峯之塢兮君歸坎石兮幽扉亘千載兮騰輝

欽定四庫全書

毘陵集卷十三

宋 張守 撰

誌銘

資政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王公墓誌銘

紹興七年冬十月資政殿大學士左中奉大夫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王公以不起聞天子震悼輟視朝以左光
祿大夫告第明年既葬其孤走毗陵奉吏部侍郎晏敦
復狀號且訴於某曰先公頃同御史府相繼登政事堂

先公平生惟夫子知之先公即世盛德遺澤不絕如綫
不肖孤慙弗克負荷以沒儻有詞刻諸石惟夫子銘之
余曰嗚呼余其敢以不敏辭於是叙其世次官闕行實
年壽卒塋而書之公諱絢字唐公系出遼西遷太原又
徙河南至公五世祖秦正懿王審琦事藝祖以佐命功
賜第京師遂為開封人高祖承衍尚秦國賢肅太長主
累官護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鄭王謚恭肅於是為
京師甲族曾祖世融內園副使贈太子太保祖克存都

官郎中贈太傅考發宣德郎贈太師宮師學行著稱元祐
中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有進策十卷行於世嘗上
書論時政坐黨錮幾二十年公幼敏悟始冠游太學試
藝數占前列士譽籍甚崇寧五年賜上舍第授將仕郎
和州含山尉易襄州光化尉除辟廡太學錄辟廡正秩
滿再任遷博士仕兩學十餘年恬於進取未嘗謁請權
貴為身謀士論歸重遂擢尚書禮部員外郎有吏代書
文案為姦利公案獲法當得賞公曰人被罪吾受賞安

乎兼王府直講賜對徽宗曰卿德行素著宜為人師由是宣和初皇子出閣必以公兼講席元年賜緋衣銀魚明年賜金紫拜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又明年為廷試詳定官天子以得士為喜褒詔有舉善以善知賢以賢之語擢起居郎試中書舍人宰相與公有舊嘗遣客私於公要結為黨助公不納惟公事往見未嘗輒請問也宰相不悅留掖垣四年而後遷給事中知宣和六年貢舉蔡京復用事根排異已者公畏之上章求去天子固留

乃諭京曰如郭三益王綯之賢不可去朝廷讒不得入
公終不自安復力請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
福宮靖康中蒐用耆舊起公知壽春府及境而潰兵至
公呼首領諭遣之皆俯伏叩頭云秋毫無所犯鄉民有
嘯聚為盜者逼府城聞公至相語曰給事非秦王家耶
王嘗持中正節歸鎮有德於我邦今其子孫來奈何犯
之一夕遁去視事三日謁廟堂出城忽復潰兵宵集城
下有司請易日公不聽啟闕則兵露刃立從者懼公沛

然如平時叱馭而行衆有宣言者曰此雍丘王給事也
揮衆就列聽命蓋公嘗居雍丘邑人識之其世德純誠
馴伏強暴如此金人寇亳社壽春城惡岌岌不自保士
民相邀引避公留家城中不為動衆恃以安今天子即
位覃恩犒軍郡帑空乏不能辦衆洶洶幾變時有經制
使寄帛十萬有餘莫敢輒用公命給之衆遂定即上章
自劾朝廷置不問再除給事中自宋都扈蹕至維揚遷
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天子初詔取進士命公條上

所當行者公因論經義兼用注疏不當專王氏之說學者以為然兼侍講拜御史中丞不務矯激亦無所阿徇近侍有超轉使額者引舊制論列時相遣客諷擊其所憎公曰中執法天子耳目可屬以私耶相惡之除工部尚書雖遷實奪之權建炎已酉歲金人渡河遠近驚懼以為必犯行在所公率二三從臣對便殿陳迎擊退保之策得旨詣政事堂與大臣議宰相曰諸公之言三尺之童皆能及之不聽卒破淮南遂致南渡公倉卒扈駕

不復至其家儲宮初建以公為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太
傅未幾元懿太子薨公惶恐上疏曰臣為傅無狀故事
當免不報即拜中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御營副使蓋天
子欲大用久矣移蹕建康遣大臣宣撫川陝公奏川陝
重地不可專任宜求同心同德之臣協贊之雖不行士大
夫以公言為然其後大臣以專命被罪亦頗悔不以命
副為請也始上踐阼太學生陳東言事忤權臣被誅上
自建康幸臨安至鎮江公言東以忠死此其鄉里也于

是賜金其家而官其子退語人曰乃知東死非上意上
幸會稽韓世忠邀金人歸騎于揚子江公議遣兵與世
忠夾擊雖格不行士論譴之在位幾年稍厭機務上章求
罷遂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公雖得請
上眷不衰嘗于講筵御書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之
句於扇以賜公又嘗遣帶御器械辛永宗至私第宣示
御製徐熙落墨梅花詩命公和進俾書于畫卷及扈蹕
還臨安請外逾力上面諭曰卿潛藩舊僚宜宜遠去抗

章不已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還居會稽未幾就除知
紹興府兼浙東路安撫使專務德化民不忍欺艱難以
來鄉校隳圯上丁釋奠顧瞻而歎曰斯吾責也乃捐俸
葺之齋館一新多士仝集積次淮南軍衣絹及禁軍闕
額錢糧數猥多朝廷責償甚急公度無以辦即疏以聞
且移書宰相曰寧以償次不足獲譴不欲以違詔剥下
被罪也浙東地震詔求直言復申言之尋求奉祠復提
舉臨安府洞霄宮徙居吳門雖閒退猶以國事為念應

詔上民間及邊防利害十數條優詔褒答曰有臣如此
朕復何憂公自登侍從至政府于時得失多所建明章
既上必焚藁故世莫得知晚喜佛書頗契宗旨寢疾家
人命醫且灼艾公曰時至便行留連無益至草不亂以
十月九日薨于平江府崑山之僧舍前二日命筆書戊
戌字示左右乃屬續之日也享年六十有四爵至清源
郡國侯食邑至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娶高氏贈
廣陵郡夫人再娶強氏封建康郡夫人子陵右奉議郎

前通判嚴州孫男三人晞高晞曾皆右承務郎晞祖未仕孫女二人尚幼以八年五月一日塋于湖州烏程縣永新鄉永定里公天資醇厚不事矜飾行已恭待人恕好賢下士與人語疊疊無倦人一言善則手自記錄族既衆大南渡以來往往流散失所公存撫調卹曲盡人意婚姻喪塋皆身任之官未仕者數人每以祿不涖親為恨衣食裁取溫飽服用簡樸雖位通顯退然如寒儒處一室惟書帙縱橫無一種長物牕几蕭然不異在學

校時人不堪公晏如也博涉強記議論有根據屬文該
贍落筆有至數千言不衰極師儒翰墨之選人不以為
過也有內外制四十卷進讀事實五卷論語解三十卷
孝經解五卷羣史編八十卷又掇取佛書密議號內典
略錄一百卷藏于家銘曰

王氏之先植德儲慶接武兩王開國秦鄭本支碩茂冠
冕蟬聯篤生醇儒有先于前學以發身誠以悟主出入
三朝不茹不吐晚始大用翊襄政經言必蹈義善不近

名進退有餘始卒無玷鐘鼎山林孰羸孰欠俯仰一室
左圖右書人或病之公則晏如忘筌佛乘脫屣世故臨
絕之言不疑不怖卜宅茗溪山蒼水清勒銘弗諼萬世
之寧

徽猷閣待制贈左正議大夫陳公墓誌銘

公諱戩字冲休建州松溪人保寧軍節度掌書記傳正
之孫贈奉議郎希正之子也母葉氏歸寧外祖朝議公
夜夢朱衣吏導金章紫綬者入謁旦而生公少英邁不

羣宗寧初貢于太學中乙科授懷州司理治獄平允郡
太守賢之事多資決屬縣得盜上之州獄公察見其寃
而尉挾姻黨之貴私請于公公正色曰殺無罪以希賞
安乎遂釋之人益知其賢有旨跨大河繫橋以便此使
公私病之守以訪公公曰兩朝通聘問百年未嘗以無
橋為病是必小人貪功幸賞然州縣論之必以為避事
也第飭有司寬期會以須必有指其失者已而兩河之
民訴于朝役遂寢其料事明審如此除鞏州教授時童

貫宣撫五路氣焰赫然方借寵賢德以取名然小迂意則禍辱隨之部使者薦公于貫公稱病不出或勉公一往見以遠禍公曰內侍怙寵市權吾所切齒也忍復見其面耶朝廷聞而嘉之移處州教授未至除國子博士改宣教郎連丁內外艱終喪還朝權諸王府記室事上潛邸上踐尊極進官四等除虞部員外郎尋除監察御史車駕幸浙江前將軍范瓊扞金無功剽殘郡邑擁兵上流裴徊觀釁朝廷以為憂公上疏請詣瓊趣使入覲

從之單車至豫章徑造其壘瓊整兵列戟而後見屠剥
人以懼公公神觀自若徐曰盛衰治亂何代無之漢唐
亦皆中興況聖主勇智度越前代而又宵旰圖治注意
將相將軍宜戮力濟難以遺澤於子孫垂名于竹帛召
命之至當效郭汾陽朝聞命夕引道也瓊猶猶豫不決
公復曰將軍不見苗傳劉正彥乎稱兵叛逆不旋踵而
敗願將軍熟計之瓊翻然改容具朝服北嚮謝恩亟趨
行闕公入對上勞問喜甚曰潛邸舊僚行擢用矣進官

除戶部員外郎未幾拜太常少卿金人犯浙江扈蹕之
永嘉上疏論事無所回隱其畧以為兵將用命則寡可
以敵衆不用命則多適以致敗今之握兵柄秉旄鉞非
關茸即跋扈也國之典刑不能加之將將之威令不能
施之軍宜申嚴紀律使進退左右惟命之從則敵可破
也又謂守令非人或賄賂敗官或庸懦失職或貪功生
事漢宣帝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有名實不相應必
知其所以然唐太宗於都督刺史皆臨軒冊授後不復

冊猶受命日對便殿本朝守土之臣得召見者七十有三州紹聖初節鎮守臣並賜對外除者必先入覲而後之官願令節鎮守臣除罷皆引對上嘉納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講每入侍必從容進說嘗謂艱危之時宜循名責實以興治功論東晉之失以譏切時病所上疏無慮千百言賜告展省還朝除給事中益感激論事知無不言除授失當多所論駁士論浩然歸重時諸將握重兵有尾大之勢公論古今兵制以謂御營兵分隸諸將在

某將則曰某將兵不復知有天子朝廷宜稍損益其制於是創號神武五軍始為天子之兵矣又論齊威晉文漢高光武皆身當矢石以集大勲願陛下躬耀神武收功馬上則將士賈勇而強敵知懼後上疏論五失其一謂執政尚寬厚示大體務姑息其二謂寵任將臣輕授之柄遂使冒功邀賞怙寵市恩至謂本兵大臣出其門下其三謂臺諫顧望朝廷交結權倖毛舉細務以塞責其四謂郡守監司身自犯法豈能律姦其五謂內侍之

權漸盛附結將帥實紀綱恐臨安之變生于不測上歎
獎其言有詔臺諫侍從陳保民弭盜遏敵生財四事公
上疏其畧謂省徭薄賦敦本厚生為保民之道用光武
策聽盜自相糾摘以追捕多少為守令殿最為弭盜之
術占上流據形勢為遏敵之策躬儉節用量入為出斥
內庫之藏以歸太府為生財之計上納用之敢奉隆祐
太后有司費出無節公上疏謂陛下念太后保佑之勞
社稷之勲務極追崇而有司觀望輒因權宜敢奉而援

異時園陵之制典禮失當中外竊疑他日歸祔泰陵將復用何禮耶內有都大監領以閹寺為之而提點按行之屬復異其名外有總護使司以大臣為之而頓遞修奉之類各設其所辟置官吏增加俸給賜予宴犒數亦不貲至謂會稽之山無可採而欲取他山之石廂禁之卒不足用而欲調諸郡之夫並緣為姦騷動州縣又況梓宮僅取周身明器止用鈐錫而有司夸侈如此豈不違太后慈儉之遺訓而失陛下崇奉之本意乎由是敢

宮一切鐫省論辛道宗不當除副都承旨編修官王鉉
不當改官又論諸將造政事堂與大臣狎昵紊亂朝綱
恐緩急不為用於是樞臣上章待罪諸將亦岌岌不自
安人頗為公危之公曰論事職也獲譴宜矣天子知公
之忠公亦力請宮祠而弗之許也遂除寶文閣待制知
處州慰遣加渥至則守法奉公政尚簡易吏民畏愛之
時苦亢旱下車而霑足人以為隨車雨云移守四明民
遮道借留幾不得去四明新殘屯兵防海道異時郡守

畏懦姑息犒賜無度歲入不能繼而兵益驕公私憂危
公至裁定多寡之數久近之節將士有過失一切以法
從事於是軍政立而民始安身雖在外而政事得失密
䟽論之大臣頗不悅而公恬不恤也久之以建州數被
盜姻族散徙力丐就閒上乃移公守泉州以便其私既
至鋤姦發伏豪右惕息泉自軍興歲入不足以供軍費
賦入而加五六貪吏乘時虐取而民不堪命公止收十
一為鼠雀之耗經理闔市而收其贏總覈盈虛而節其

費亦不至乏事會范忠肆竊松溪妻令人悸卒聞訃痛
悼復累章求外祠遂提舉建州武夷山冲佑觀觸熱還
鄉感疾致仕卒于建州之水南僧舍乃紹興三年六月
十日也享年五十三積官至左朝議大夫疾革自草遺
表以聞上嗟悼贈左通奉大夫娶吳氏封令人二子鼎
右承務郎次萬舉進士三女長適右承務郎監潭州南
嶽廟任寶臣餘尚幼公資純孝承顏不違曲盡子職間
遠去庭幃未嘗廢甘脆之奉居喪不踐戶庭赴急難賙

匱乏惟恐後俸入分姻舊不為後日毫髮計留也人有
餉予輒却不受閨門雍睦內外無間言季兄早世撫其
孤猶已子孀妹百指携挈於官下復推貲產予之胄次
曠達接人恂恂不與物忤至立朝則慷慨盡言毅然不
可奪也然壽僅踰半百未究才具而齋志以沒可哀也
已諸孤以五年正月丙午塋于建安縣崇聖院之山下
吳氏附焉邦人李公彥叙公爵里行實請銘余頃長御
史公寔為僚余備位二府而公又進用於時知之為詳

敢辭銘曰

治極而溢政柄失授伊優在堂孤雄東味皇綱失紐萬
目隨弛天矯橫驚禍越古始睿明中興蒐攬遺直寢饋
龜鑑甘腴藥石矯矯陳公逮事潛藩審翔禁途克昌其
言罔避權嬖忠而能力連章累牘展盡丹赤連牧三州
風績有聞胡不永年究其經綸佳城同穴公安于歸惟
公不忘斯銘不欺

太孺人時氏墓誌銘

太孺人時氏故贈承事郎嘉興陳公獻臣之妻監察御史確之母也年十八而歸聰敏絕人遇事迎解奉姑周氏恭以勤待姻族無親疎莫不滿意御下嚴而有恩婢妾慰且懷閭內肅如也經理生產業不避寒暑承事遽於醫務以藥石濟人而家事置不問姑且老於是喜曰自吾婦入門吾心泰然矣太孺人躬菲約辛苦以助成其家然好施予雖服用物視人有欲得之色則不小靳也篋中常蕭然歸十有七年而喪姑又三十有三年

而承事下世既專內外斬斬一如姑與承事無恙時晚年事付諸婦有不能決必資太孺人一言而定衆皆歎其不及遇勝日必修具命家人訪佳山水以自適諸子環侍笑語彌日不倦清尚之趣殆不類女子云御史通朝籍遇宗祀恩以紹興五年二月受封而其年十二月二十日無疾而卒享年八十有二明年正月十有七日塋于嘉興象賢鄉深葉村之原祔承事之墓子男八人長未名卒次公明公暖法昭為淳屠氏公暘公晦公曜

而確其幼也惟公暘公晦確奉大事餘皆先太孺人而卒女四人長適陸璋次吳堯佐次楊汝霖長與季亦先卒仲女早寡不再嫁孫男二十一人女十有九人已嫁者七人曾孫男十人女四人承事天質醇厚業醫而不利其貲鄉人稱長者先娶馬氏早卒壯未立嗣再娶太孺人而毓衍如此嘗謂承事曰自入君家資用粗饒羣兒戢戢他日所乏者非貲也況君以醫活人多陰功其後必大恐不當僅仍故業承事曰是吾心也始命確從

師讀書于是弱冠取科第起家而學行詞藻為時聞人
擢監察御史引疾請外提點江南東路刑獄餘皆修飭
有立兄弟孝友諸孫亦彬彬知文藝族大而睦中外無
間言里閭有關兒者其父母必呵之曰汝不愧陳氏家
兒耶太孺人素無疾歲時子孫上壽綵衣盈庭長幼序
列膳羞豐甘慈顏懌舒御史亦不樂遠宦多從諸昆侍
左右壽祉康樂世亦鮮其比矣曾祖供備庫副使祖廉
左侍禁父允不仕世為安陸著姓父從侍禁至淮南生

太孺人於真州遂為揚子人考其行應銘而御史頃官
余里中從余守越復在幕府知之為詳以狀請銘其可

辭銘曰

孰婦非順鮮正而義孰母非慈鮮賢而智夫人有家為
世才婦亦既有子為世令母其德弗愆惟家之肥寔寔
御史一鶚騫飛孫曾環傍蘭玉茂蔚既壽而康逝不以
疾惟公陰德啓其慶源卜鄰起家以成其天表于鄉閭
備福全美鑿銘幽堂以信彤史

宋故孺人邵氏墓誌銘

奉議郎致仕詹公成老卒之明年妻孺人邵氏亦卒既
塋十有一年孤來泣且訴於余曰必明不天併失怙恃
窀穸卒事久而未銘大懼先君子先夫人之事實泯絕
於不肖孤之手重不肖孤之罪敢以死請余曰某從先
公游且親已誌公墓矣於夫人敢辭乃為之言曰邵氏
其先吳興人乾符中右補闕安石以吳興卑墊徙常之
宜興曾祖靈甫祖藏父宗回皆隱居不仕孺人鍾愛於

父母不輕以予人公方英妙鄉譽籍甚貴人右族爭以女歸之公不為意獨以邵氏女賢有聞又羣從先剛如叶相繼登進士第學行著稱因願交焉二家始平章各意滿即以配孺人天姿靜淑入門事尊章曲盡恭順接姻族恩意周洽中外賀曰詹氏得賢婦矣歲時祭其先必親臨脩具四女姪撫如已出諄諄誨以女工婦道女懷其慈以母事之識慮精敏遇事迎解公臨官有疑或謀之孺人則從容指說悉中理宜自奉菲約不喜華靡誦佛

書日不輟夜諷祕呪施餓鬼食風雨疾病不渝也數有
異應自書觀音偈心念不空過五字於經行坐卧之地
人初莫能曉及感微疾夜分索粥已興坐斥遣婦婢曰
吾欲少憩遂枕臂側卧而逝當盛夏膚理如生異香襲
人皆以為好善奉佛之證云實宣和三年六月十七日
也享年若干一男即必明二女適具雲張宏皆進士雲
先卒孫男惠迪允迪孫女適張庭榦蔣天友孺人至孝
居家事親先意順適既歸詹氏安問一月不至則憂見

顏間逮從公宦游去庭闈益遠寢食不自安髮為盡白
父母歿屏葷茹苦日常七八以終其身平生容色莊重
不妄語笑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至過惡絕口不言抹急
難濟貧乏竭力勿少靳故死之日囊無餘貲必明以其
年九月二十日與公合墓於晉陵縣定安鄉求仲村下
城之原銘曰

處而孝歸而正字而慈信上下睦內外具壺儀蛻百骸
反真宅契圓機播清芬詔有永銘斯垂

墓表

從仕郎臨安府錢塘縣令贈宣教郎朱君墓表
建炎三年冬金人犯錢塘縣令朱君死上嘉其節贈宣
教郎而官其二子明年孤大廉等奉其喪葬于湖州安
吉縣安福鄉之郎灣後十有三年大廉以行實狀泣訴
于毗陵張某曰先君子之死節太史氏必不沒其實矣
惟是墓踰一紀而無銘學行志業與夫死事之始末未
及知之不肖孤夙夜是懼宜得當世聞人表于墓敢請

余曰先君余友也將何以辭遂以狀證所聞而書之嗚呼金人初犯中原大將握重兵者往往聞風而靡矣州縣吏或引避或迎降無復施一矢出一語以抗者方其越天塹犯建業蹂桐川而窺臨安也君乃慨然請于郡太守曰敵逼境宜戍千秋獨松二嶺以扼其喉徐定守禦之計守嘻笑曰吾城可保吾人可戰否乎君變色曰如公言十萬戶赤子可若何或謂此戍江潰卒耳非金人也願得半紙書往諭之不然當緩頰以款敵使杭民

為逃死計則某死亦其所也守愧其言許之於是檄錢塘仁和捕盜官率弓手土軍即日就道同僚或勸止之君曰此書生報國之日也策馬不反顧行二十里而遇敵始知為金人猶驅部曲以進矢集如雨我兵潰君兩中流矢不能騎左右掖至天竺山而鄉民有識君者曰吾邑大夫也輿致於西溪敵人四略君裹創率里社以短兵邀擊再至再却卒遇害實十二月十九日也嗚呼君之死可謂知所處矣君諱蹕字子美姓朱氏世為安

吉人朱氏出自曹姓顓帝之後周封其苗裔曹挾於邾
為魯附庸春秋後八世為楚所滅子孫去邑為朱氏世
居沛國自質子禹坐黨錮誅子孫有避難丹陽者三國
時故鄣人治輔吳有功封毘陵侯後徙封故鄣今安吉
即其地也至今庶嘗於安吉而朱氏為大族君曾祖而
上隱於農大父璘始起家為池州青陽尉父南強從仕
郎知越州上虞縣始高祖某有智識嘗自謂其後必大
稍遣子孫宦學於是諸父從兄及從事繼踵登進士科

然皆仕不達君少有大志力學思自奮厲以亢其宗亦
累舉始中政和上舍第授興國軍教授除辟雖錄出為
河東提舉學事司主管文字三舍法罷去河南教授陞
從事郎丁內艱卒喪除河東雲中府路經畧安撫司准
備差遣改荆湖南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易京西皆不行
會金人大入京師戒嚴天子命吏部侍郎王蕃為京畿
制置司挽君寘幕府突未黔敵薄城下蕃逃襄陽坐罷
君籍制置司金帛告敕等亟上之且為蕃申理人皆賢

之上即位駐蹕維揚近臣薦其才召赴行在所除太學
錄君每嘆主憂臣辱之時欲効尺寸報國不樂為校官
勾使金國會遣宇文虛中報聞余為殿中侍御史被旨
撫諭京師遂挽君偕行時道梗公欣然戒途間闖賊盜
兵戈中相與為存亡抵京師則金人渡大河破滑臺都
城晝閉君畧無悔懼意還朝復除太學正甫半月而敵
騎至矣大駕南渡朝廷稍欲用之而君詣政事堂曰縣
令近民類非才而民被害願得一邑自試遂除錢塘令

治行有聞上自建康幸吳越呂丞相諸公薦對余因論前日
撫諭屬官之勞故事當得賞有旨轉一官皆未及行而金人
南渡矣死年纔五十有一紹興改元四月壬午穿其妻
史氏墓而合葬焉三娶先史氏次沈氏後賈氏四男大
廉右迪功郎監衢州都稅務孝廉右修職郎鎮江府司
理叅軍士廉思廉皆從學三女長適右丞直郎台州黃
巖縣丞潘莘次右丞直郎添差台州司戶金安雅次進
士練紀二孫男尚幼君資孝友從事及兄疾衣不解帶

嘗徒走數百里訪醫於他郡事繼母呂氏如嫡居家和訓子嚴鄉黨急難無親踈身任其事少以功名自期遭時艱難憂國如飢渴而志不少伸以死命也夫

神道碑

宋故贈太子少師劉公神道碑

資政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劉公自贛上走使數千里狀其先宮師之行寓書于某曰珏不天逮事先君子之日淺不肖孤無以顯揚明德之懿忝以遭遇三

朝躡登侍從既又視秩二府數幸以恩追賁于九原品
二位矣法得立墓隧之碑而紀實刻詞未有所託君其
寵嘉之庶幾侈上恩表先懿薄不肖孤之罪敢以泣請
某竊自念宮師之歿諫議大夫陳公瓘志其墓矣諫議
一時偉人片言之重固已發幽光垂不朽寧復假寵於
不腆之文乎敢辭既而請益篤不獲命則叙而書之曰
公諱定國字平仲世為湖州長興人曾祖文奎不仕祖
承福贈太子少保父涉贈太子少傅母陳氏贈齊安郡

夫人公幼警敏讀書綴文不煩督厲日開月益授詩書
易于安定先生胡公瑗初名傳既壯則有安定國家之
意出應進士科改今名一舉于開封府再舉于太學既
不遇退益刻礪未嘗一日去書不觀自司馬遷班固范
蔚宗等歷代史韓杜詩文皆成誦以至百家之言如醫
經地志各究大指文辭雅健詩句尤清美所交皆名人
魁士時譽翕然桐川太守胡公弼孫公覺皆以禮致公
主鄉校後學師仰之元豐末以五試禮部榮于庭泰陵

初政大臣欲稍更熙寧元豐舍法而迎合者不計利病
欲盡變乃已公獨極論利病因草數十條皆切於事情人
稱誦之授某官調通判司戶參軍率職不懈歲饑郡守
廩餼者公主給予檢柅吏蠹拊摩罷羸人蒙寔惠後指
公謂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公也泰州瀕海歲苦旱議
創函管引水公私持異議不決部使者以委公公即究
知利害所在置三十餘所迄今便之凡職所當為不擇
劇易也一時鉅公交薦其才工部侍郎賈公易尤知愛

之工部在言路得公所條時政十事以聞時論稱善元祐五年七月感疾一日置酒會同僚慘然有惜別意呼子丕亶珏屬後事且勉以立身大義無一語亂卒于官乃二十二日乙酉也享年五十有五囊無餘貲同僚共賻之亶辭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明年三月甲申塋于其縣之尚吳鄉赭山少傅瑩南百步娶嚴氏婦道母儀著聞姻黨間先公十年而卒始塋齊安之墓左後舉以祔公兆子男五人丕至亶游太學生贈承事郎亶早世

曷迪功郎主管潭州南嶽廟珏資政殿學士朝散大夫
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一女未嫁而亡孫男九人唐賓唐
叟龜年唐俊唐牧唐稽唐舉唐任唐暨唐賓通直郎唐
稽承務郎唐叟龜年早世孫女四人曾孫男四人曾孫
女一人珏尤以學行忠信表于搢紳出入三朝備著賢
業公歿之二十六年而珏為國子博士以郊祀恩贈宣
義郎繼歷臺察郎省累贈公至通議大夫又除龍圖
閣直學士贈通奉大夫除吏部尚書贈正義大夫建炎

三年金人內侵天子巡吳越分百司之事於洪州置三省樞密院以總焉上親擢珏今職仍御宸翰賜之俾視一府於是贈公太子少師而嚴氏為新興郡夫人公天資孝友少傳卧病且久公方成童侍疾不解帶者踰年少傳薨號毀如成人廬墓左終其喪少傳藏書萬卷創橫經堂於家園凡三從子弟皆肄業焉公即堂南建善繼堂掇古賢遺事可以訓者筆於屋壁一時聞人賦詩自丞相公布而下凡三十餘篇公尚氣節人有過必面折

之至其屈抑力為伸救賑恤貧匱赴人之急惟恐後友
人霍孝先死京師公挈其柩以歸左班殿直李演卒于
通州官下三司副使陳經之女弟歸顏氏而亡公皆為
收瘞如禮凡親故貧不能嫁娶喪塋者公身任其事力
不能及則率同志助成之至其持身則廉介有守不妄
取予浮屠慧通者嘗為鄉豪所誣幾坐法公為直之浮
屠夜携白金謝公公驚曰我以義免汝於難何遽輒污
我耶浮屠愧謝而去每稱慕范希文義莊之美意命諸

子曰他日有餘力必為之今量珏市田給三族蓋公之志也公挾才具既不克施用雖家居常以利物為急邑有平遼尚吳二瀆及李氏埭湮圯不修邑多水患公率鄉黨浚築又為石梁以便往來邑人德之號劉公橋始公兄弟起家唯仲兄早世餘皆登科季兄揮弟誼尤以學問文采顯於時公獨不遇而死然有劉公載張公舜民沈公括等哀挽之詞有陳公之碑以紀其平生而資政又以德業贊建炎之政則公之不遇而死固有以示

後世矣某宣和中嘗與資政同為御史至建炎又同為侍從嘗歎服資政之賢而知其所自故書公之實且系以詩曰

身窘一世以仕則豐仕困下僚以德則隆既闕其志且嗇之壽天積善慶以大厥後根植既固枝幹茂碩是如之賢翊贊艱棘騫翔華塗亦既顯揚累恩追榮有暉其光東宮之師登秩二品琢詞大隧用詔億稔

乾寧
山陰
縣志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昆陵集卷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滕錄監生臣張曾壇

滕錄監生臣范維城

欽定四庫全書

毘陵集卷十四

宋 張守 撰

五言古詩

方時敏倅濬歸浙江待次送行

巍巍玄英孫聞風自鄞川

方為慈溪尉某丞
定海聲迹常相聞

竭來苔雪

間王事亦復聯相遇一傾蓋論交即忘年開口見城府

落筆生雲烟尋春五亭岸釣月雙溪船杯行各酣適箕

踞忘拘牽放辭發奇偉搜句窮饒鑄我時怯欲降退壁

常自堅俯首試外臺一矢雙鵬連聯鑣仲與季三秀來
差肩羣雋為辟易拱手不敢前折筮破大敵未足煩戈
鋌風低忽垂翅信命付諸天公飛東陽為我訪蘭亭賢
雙魚數流問五馬方薦延擲事古山陰晤語復粲然禪
心扣空寂蔬飯捐葷羶一洗盡玷缺皎皎尺璧圓繼從
甘陵遊假道仍周旋飄零我蓬轉渠敢自意全邂逅鳳
凰闕公亦仍述遭宦學舊輩行金狨覆文韉以及後來
秀青雲各聯翩公方駕別車去即三山巔俟期下吳越

寄跡無一廛尚及秋風殘飽膾鱸魚鮮我陋不足數生
理亦可憐爾來犯不韙策足英俊躔文羞白羽扇中豈
青銅錢家風故不惡蹇步徒加鞭迷途得蹭蹬奄奄如
寒蟬別公起歸思端欲驅其先經營一囊粟攀附嗟無
緣槌耳聽知音拂拭朱絲絃一札行亦馳兩槩定復還
闊步白玉堂一揮筆如椽

貴溪道中寄信州夏蒙夫使君

薄晚雪逾密助寒風更顛長塗客衣薄僕馬僵不前綠

林軫玉食渠敢嘆獨賢行喜見故人羈懷得披宣水花
散渺莽玉樹爭清妍遙知坐歎餘鈴齋聳吟肩

再和

六花照老眼令我喜欲顛頃刻萬株玉巧趁春風前跼
立聽風謠誦言使君賢不事厨傳飾皇化憂不宣相見
雖蒼顏妙語加韶妍小邦猶射鼠安用彎黃肩

來詩過有稱譽再和

任重非所勝位高憂疾顛歸耕半頃秣榮枯付樽前來

作江南牧哀謝愧五賢

邵有陳蕃范甯韋丹等同號五賢堂

喜聞復故境

中興頌周宣賢能不復遺紆餘定為妍勿笑百僚尾三

署會須肩

趙嘏為太常博士有詩云何日肩三署終年尾百僚家夫亦自奉常補外

謝孫仲益察院偕示詩卷

客游跨兩春胸次飽塵滓無人挾河漢為我一浣洗故
人富清製放筆如翻水此間渺無津滂沛到筆底長鬚
遣大軸光彩照牕几我時食對案驚喜失筋力風雅間
何闊稍復聞正始滌除塵想滅肝肺挹清泚早年上金

閨氣劇諸彥壘風斤運無旁四座羞血指駁駁跨驄馬
奔輪不容柅負大難為力得坎聊復止熙辰崇盛典潤
色待東里風雲吐憤鬱事業振奇偉餘暇賦天台金聲
追祖禰

洪慶善提刑罷官過建康惠詩和答

若人儒林秀俊聲自孩提振鬣日千里衆眼驚月題盍
登要路津獻納蘇黔黎聊乘使者車枳棘非鸞棲戢翼
下吳會客路秋風淒弭帆江之濱歸夢先苕谿寄傲水

南北忘懷玉東西況乃味禪悅已知昔途迷坐笑老婆
禪杖拂勞提撕祇應浩然氣中宵吐虹霓功名儻來遇
未免雲衢躋祇今寵辱際淵澄看旋鮪龍鍾秣陵守短
髮那勝篋邂逅見疊疊野鶴羞凡鷄言句謝筌杙未易
窮端倪歸來見詹尹寧復問突梯

題王巖起樂齋

靜者悅山林夸者慕鐘鼎人生各有適所樂滯一境王
郎超世姿名教得深省窮通付風雨一笑萬累屏閒居

祇疏水開卷味自永從事雖賢勞游刃失繁肯此心故
休休閱世徒耿耿開軒理松菊留客辦果茗得趣地自
偏無塵句尤警他年觀出處廊廟即箕顓

澄懷庵

憶昨避寇亂與君連一墻別來幾寒暑杳如參與商君
與喪亂際徜徉水雲鄉十年林下夢不到聲利場結庵
劣容膝不為大盜藏此懷那須澄已作冰雪涼花竹供
四時飲水樂未央何當謝塵鞅解纓濯滄浪

嵐光臺

雲山屹長空烟水湛深渌
築臺萬象表領畧在吾目凝
嵐翠欲流煙先烟堪掬盡洗纓
上塵長照杯中醪

四達亭

胸中浩無旁吞納九雲夢高懷有所寄
亭中亦空洞涼月侵風櫺寒烟逼曉棟
達人意有餘未許俗子共

題閭丘氏巢鳳亭以其子登科胡茂老名之

令君命卿家一經世遺子煌煌丹桂枝
寂寞踰五紀揭

來山水縣關館貯書史竹梧森翠碧鸞鵠自停峙翩翩
丹穴雛一鳴驚衆耳絳羽覽輝翔百鳥各披靡英姿凌
雲氣玉頰編貝齒唾手取青氈父老為驚喜寧無英妙
年亦或拾青紫上堂拜重慶此事世無比勉哉尊所聞
烟霄千萬里五斗暫折腰百鍊無繞指矯翼儀舜韶作
瑞明光裏來者翫茲亭甘棠同勿毀

和曾宏父告別蕪簡幕屬

奉詔辭北闕把麾到南州向來政已拙老去語更偷條

教雖屢下瘡痍何時瘳猶喜豺虎息稍解聖主憂英英
幕中彥紅蕖汎清流袖手聽婉畫藥石兼珍羞衰遲樗
櫟姿萬一桑榆收吾人南豐秀未應仄席求飄泊乘別
車惠然肯來游周旋見家規會合非人謀清詩日礮琢
不厭枯腸搜束書赴嘉招掉臂不我留我無青玉案何
以報所投從茲謝沮洳龍門看吞舟

秦楚材和六一先生秋懷因次韻送別

抱蒙久羸瘠兀若槁木枝別離故作惡未別意已悽况

此清商時未落水潦歸艤舟話心曲未了舟欲移借問
何匆匆直恐違官期念此登臨意何止騷人悲子行不
可留子鬢殊未衰痛飲置人事江上鱸魚肥

客居聞鴈有感

涎涎社燕尾嗈嗈霜鴈聲兩物巧相避寸陰不得停我
來燕未歸倏見鴈南征客遊何當還節物凜可驚哀歌
撫長鋏獨夜羞短檠念營堂上巢愧爾飛冥冥

常山神祠

藍輿破霜曉駕言郡城南雲山為好色風日仍清酣古
祠據山腹深堂靜潭潭我來何所禱禍福久已諳頑冥
亦天資乞靈漫懷慙同來得我輩勝處思窮探爽氣排
俗慮濁醪侑清談卧碑一拂拭古鏡開塵函斯人已仙
去寒泉獨清甘扶藜山齒萃放目窺渾涵前瞻羣峰翔
九僊駐飛驂後俯歸路迷城郭埋烟嵐

北望郡城
在香靄中

平生

丘壑姿回首不我堪歸來耿不寐青燈對書龕

姚志道有書輒不借戲呈

我來春未動，兀坐秋忽老。客懷飽世味，塵土不容澡。尚
餘筆硯癖，俯仰半華皓。中年得異書，夜諷或至卯。爾來
口生棘，妙語時耳剽。故人吾臭味，囊帙富綰縹。什襲祕
不傳，凜若壁在趙。念茲訪遺逸，從人掇殘藁。何當發其
藏，困廩一傾倒。窮途百態惡，歸思疾飛鳥。終當餽所有，
共此絕代寶。歲晚同吟哦，乘風上蓬島。

七言古詩

客居坐無茵，褥賓至常苦。之戲作

廣文坐客寒無氈少陵人來坐馬韉
胸中富等千戶侯不使囊中餘一錢
嗟予久客貧到骨兀坐長恐藜床穿
才名未踏兩公闕窮愁何遽容爭先
畫餅端知不餬口筆耕輒亦遭無年
媿無文茵薦佳客促膝危坐如寒蟬
君不見漢朝博士能說經五十餘席
輸戴憑又不見袁尚索席藉凍地不
意頭顱行萬里空榻蕭然亦安穩得
失榮枯付天理金莪覆鞍容墜傷禍
福由來相伏倚

題舍弟舒嘯亭

不羨高門聯甲乙欲傍林泉老蓬蓽田間築室路三杈
亭子蔭茅簷四出春霖竹牖上蝸牛夏夜藜床吟蟋蟀
茅亭雖小容舒嘯丘壑胸中故超軼晨牕晚逕足披風
細柳修篁長障日閉關已作柴桑趣況有腴田供種秫
客來共醉甕頭春長嘯一聲百憂失遙想妖氛纏象魏
忍見風塵侵警蹕勿憂蘇門真避世要似武侯時抱膝
我紆郡紱病且衰欲報君恩老無術簪裳未覺柴枬殊
鼓吹殆與池蛙一薄領幾回迷老眼况復伸眉縱狂率

已慙成瑨功曹諺空憶劉琨冠騎逸遐想東臯落成
處欲往從之足雙桎夢君琢句俯清流春草池塘到詩
律便應投綬賦歸來肯待子平婚嫁畢

題畫

二松偃蓋勢曲拳二松踈幹凌風烟霜姿舒卷全于天
笑看草木爭春妍杖藜誰子行蹢躅欲渡略約迴溪
船令我清夢歸林泉漳江流駛行可沿

和族叔祖古風

去年謝病辭黃屋夜夜鄉心夢相續今年罷郡理菟裘
裘喜在家庭蘭玉阿翁年德冠吾宗時親典刑聽
約束懷奇終待玉三獻世路不堪珠九曲愛酒惟憂北
海空居貧不作揚雄逐如何蔬糲肯淹留不為盤飧為宗
族忘懷一醉見天真窮達寧煩詹尹卜歸作長歌寫悲
壯千載騷人可奴僕客星在天翁莫愁赫赫太陽升若
木

送提刑劉嶠解印還朝二首

贈君吉水麝煤之玄玉毗陵兔穎之毛錐玄玉磨研勝
點漆毛錐揮洒如印泥增光纏龍之大字煥發吐鳳之
英詞玉旒光邊借前箸便好再勒中興碑

贈君西蜀衛生之藥南臺送別之詩藥驅陰邪保真氣
詩叙平昔同襟期願言加餐錫難老念茲分袂送將歸
時有平安寄來鴈慰我別後長相思

次韻范寥孟冬大閱之什

承平不用衛與英赤子頻弄潢池兵猘獠向恃七閩險

琴堂欲翳三辰明
吾皇南顧念凋瘵
舊臣雖老堪一行
奉詔褰帷問瘡痍
一意摩拊無他營
爾來松溪掃遺孽
卒歲不復枹鼓鳴
九農豐登四郊靜
孟冬大閱張軍聲
摩天金鼓動霜曉
井鉞色正參旗橫
羽箭犀利七札薄
鐵騎馳突一鳥輕

是日射鐵帖頗多中的而申世景鐵騎尤精銳

戰士人人逞

驍雋猛將一一懷忠精
吾軍如此粗可用
縱有綠林何足平
獨公之家雄洛京
人物接武多名卿
天涯邂逅見典刑
豈止一善宜盱衡
胸中韜鈴想餘事
筆下文采常

知名登場縱觀重感慨那得萬騎聽使令通和強敵固
下策自古三王猶有征得君耆艾將神武定看却敵賢
長城

豐歲行

庚申年秋自
豫章赴會稽

早禾飽熟收山場晚禾碩茂青吐芒五風十雨作豐歲
一飽何以酬蒼蒼牛遭癘疫大半死挽犁豈誇人力強
妻兒翁媪共耕鑿勤勞有此一稔償人言穀賤三農傷
我喜不乏三軍糧邊騎長驅自送死卒致一怒煩君王

將軍輸忠士賈勇獻俘獻捷來相望忍令戰士有飢色
努力收斂輸太倉勿言無以飽妻子須知餓死勝兵死

五言律詩

晚霽獨坐戲呈周元舉劉希范許少伊同舍諸

兄二首

吏散無人跡風回掃積氛虛涼簷際得遠響靜中聞樹
色深留暝爐烟細裊雲此間應有句端合與君分

疾風迴急雨碧瓦散晴氛幽趣何人共微吟得自聞扶

筇翻倦鳥岸幘送歸雲病惱新涼夕孤斟負十分

出郊奉祠

薄霧林花潤微風沙水清鴻歸心共遠鷗泛眼偏明寸祿
秋毫累分陰尺璧輕滄浪端可濯藿食了餘生

題潤公看經室

潤公看經室山氣翠霏霏花雨當軒墮松雲入座飛鑿
池泉繞雷採木露沾衣欲覓三山石空慙心賞違

元舉希范見和佳篇皆有懷歸之意頗合鄙趣

因次元韻

湖海闊幽夢峯巒想翠氛詩囊閒事業禪衲舊知聞
白簡留任昉玄文付子雲飛潛俱有適物理聽羣分

撫屬游君病起惠詩次韻

蛇影沉杯裏牛鳴震坐傍晦明生癘疫神物護忠良
喜復神明舊閒宜日月長關心一枰上黑白已分行

王承可惠官字韻詩次韻二首

才疎空許國老去漫為官長病同玄晏多言愧懶殘
歸

心隨贛水愁眼望桑乾自笑髮如鶴羞看鏡裏鸞

昔年留建業授館廁嘉賓忝竊慙高位淹留有故人相逢青鬢在誰信白頭新晚歲良田熟東阿豈漫云

獲從樞密徐公游者累月雖接名理不敢言詩
念揮斤般郢之門古人所誚也日者惡語流
傳不圖徹聽過蒙獎譽形之篇什輒復次韻

叙謝

詩壇推宿將一諾重千金長怯雷門過惟堪澤畔吟數

篇真漫興三歎忝知音佳句如傳法慙慙慰夙心

和王巖起惠二詩

頻年分將閫那敢厭麤官花著雙眸暗霜侵兩鬢殘四

郊纔罷警七澤忽憂乾

時方
關雨

未報君恩重清高愧伯鸞

勝流還入幕賢否數嘉賓

都超

婉畫無遺慮佳言更可人

中郎才簡亮開府句清新淥水稱佳麗於今不足云

和荅少伊

秋雨厭煩濁清詩靜垢氛向來佳句法不遺俗人聞

少伊

前此不和 和氣回霜簡閒心付嶺雲只應明主眷符水未容

分少伊卒章有衣袂惜將分之句時許請補外

獨夜耿耿至旦蚤作偶書

久客迷歲月勞生念斗升寒侵風卷幔夜靜月窺燈暗
穴鳴飢鼠晨牕上凍蠅起來看鏡懶種種髮鬢髻

野飲途中所作

斜日明官柳飛紅綴客衣隔林鶯對語掠水燕爭飛野
飲聊排悶羈懷得解圍言歸歸未可今昨兩俱非

胡已茂同年挽詞二首

孝友終身篤詞章一世英艱難扈行在憔悴老承明歸
院花塲影趨朝草履聲一麾隨逝水塵迹想平生

道德文恭並才猷修簡親中庸漢伯始清獻晉平春望
襲高華胄身終侍從臣不諧三老約華屋總惟新

公嘗與叔

諧及余為同年三老之
約歸里社相從竟不遂

欽定四庫全書

毘陵集卷十五

宋 張守 撰

七言律詩

送秦楚材使高麗二首

蘆鹽太學鬢先秋
乘興聊為漫汗遊
戲把漢旌行絕域
不因叩竹取封侯
波神侑飲鯨翻繪
海雨催詩蜃吐樓
不獨鷄林傳好句
會看弭楫上瀛洲

學士風流異域傳
幾航雲海使南天
不因名動五千里

豈見文高二百年貢外別題求妙札錦中翻樣織新篇
淹留却恨鴛行舊不得飛觴駐蹕前

送提刑劉嶠解印還朝

老懷欲別已辛酸再歲周旋瞬息間誰遣暮潮催兩槩
却應清夢掛三山功名不許淹行色談話何時復解顏
鸛鷺行間如借問為言衰謝合投閒

紹興丁巳以大禮館客恩奏族叔祖有詩見戲

次韻和荅二首

少室山中計已成卧看朝市等蠅營對門山雪惟詩思
過眼秋雲即宦情長恐搢紳嘲捷徑勿緣升斗誚虛名
翁看肉食顏如甲何似村醪一笑頰

衣冠相望兩卿家列鼎當年辦咄嗟後裔不應猶短褐
除書未怕失丹砂恩光漫欲霑宗族品秩何勞問等差
莫笑青衫同畫餅也勝辛苦踏槐花

送仲并倅湖州

仲時攝帥
司機宜

佳麗江山得共遊一時賓主亦風流烏飛魚泳青油幕

虎踞龍盤白鷺洲坐席未溫俄告別題輿催上莫淹留
苔溪尺五煙霄近入手功名不自由

伯恭侍郎自吳門謝事有詩和者無慮百餘人
矣且命屬和不可辭次韻

滄江洗盡眼中埃飽看江山句更裁風引前旌如挽去
山迎歸棹欲飛來捐軀許國憂心在袖手還家笑口開
應念龍鍾豫章守沉迷簿領日回回

次韻張煇惠詩三首

詩隣可卜擬誅茅好句人間見一毫吟就鉢聲應未絕
流傳紙價頓能高謬成燕雀追黃鵠已作蜻蜓避百勞
清夜月窻裁警句霜梧風竹助蕭騷

投老須營一把茅晚親珠玉看揮毫賦牛絕敏驚曹植
刻鵠無成愧伯高已放閒身栖寂寞時憑佳句洗塵勞
喜逢載酒經過客老去無心作反騷

老依背郭蔭堂茅寒夜微吟自削毫羨子筆迴霜氣勁
驚人句與月魂高極知蹇足追隨苦便覺長鬚走送勞

因識盧郎是佳器定能痛飲誦離騷

張子華作詩誤用事有詩訟其過因次元韻

咳唾成詩未許攀腹中應著綺千端畫蛇思巧因饒足

倚馬才高肯駐鞍割肉固非方朔社蒸壺曾入老盧盤

小瑕不掩千金璧能事寧容俗眼看

子美以東方朔割肉為社日東坡以

鄭餘慶蒸壺

為盧懷慎

王承可再示次韻

為寮東越肯忘年南越相逢兩皓然杜守謬容居召後

楊文那敢在王前誰能狡兔營三窟深羨神龍襲九淵
便合從公下吳會濟時無術擬求田

張子華屢為唱篇有詩要予為首唱次韻謝之

二首

百篇無一可譏評落紙銀鈎慕伯英足蹇向來甘後乘
敵勑真合避先聲探驪君每珠先獲類鶩吾慙鵠不成
十五大都須趙壁無勞鼠璞換秦城

詩名宗黨不虛傳又復春容見大篇李蔡名甘居廣下

照隣文合在楊前盤斜敢下長鯨釣引路須煩老驥先
紙貴韋郎一千首不妨頻覓浣花牋

李漢老參政寄和文字韻詩次韻謝之

高誼天涯日講聞欲趣函丈畏深文佳言阻聽霏霏屑
秀句欣披藹藹雲駕序略同慙晚遇鑾坡並直記宵分
中朝多少登龍客應擬沙堤御李君

楚材出示汪廷俊唱和詩次韻

大篇作者鬪春容肯為明時歎不逢通塞任分螭兩角

唱酬應禿兔千鋒光依日月從初載

汪謂

名在蓬瀛第幾

重

謂秦

聯轡盡歸廊廟去支離容我受三鍾

丞相惠詩復次前韻

學道居慙邴曼容典刑今向海邊逢
德容璞玉長涵潤
才刃研刀始瑩鋒
養壽不憂潘鬢二趣
裝行覲舜瞳
重期公展盡調元
手盛取勲名勒景鐘

開函三復似南容
入眼清詩左右逢
絕唱自應開奧窔
全提誰敢觸機鋒
朱絃清越宜三疊
寶玉森羅富五重

袖手吟邊無好句冥搜空恨五更鐘

李道士惠詩次韻二首

澤國秋霖漲渺瀰天都久客厭驅馳不辭短褐供萊戲
苦憶長頭課楚詞悵望巾車陶靖節浪聞推轂鄭當時
此身長恐儒冠誤已媿當年學稼遲

秋空目斷白雲飛過隙奔駒激箭馳愛日王符空著論
悲秋宋玉漫徵詞問天擬決行藏計擇地猶難喜懼時
負郭儻容供旨味窮年衡宇足棲遲

次川字韻

此生休問小行年
合抱遺經老玉川
處世長懷方外友
羨君今作地行僊
風塵京洛傷羈旅
雲水江鄉渺接連
歸夢但隨南雁去
懶追鵬鷺上青天

再惠詩有學仙之意次前韻

紅塵飄轉任吾年
羞媿丹砂葛稚川
海上龜鼉誰可駕
淮南鷄犬故能仙
棄家似欲追梅福
琢句何妨學惠連
待爾藥爐丹就日
御風同訪洞中天

雨中復惠詩仍次前韻

性靈陶冶賴遺篇秋水愁看灌百川
索米誰憐身是客餐霞還恨骨非仙
鳥驚急雨來還去雲敵衝風斷復連
好句時時慰愁絕仰慙高義薄雲天

又詩有卜荆溪之意雅合鄙懷因次韻二首

短檠心醉養生篇擬築高峯看逝川
野性合休林下鞅枯腸常愧飲中仙
化羝未是左元放撒虎先煩顧少連
何處羽衣從漫汗君山

陽羨大山

千仞水如天

心醉微言九九篇
浩如滄海翁支川
著書柱史家傳道
辟穀留侯世學僊
蠹簡倦推三豕渡
長弓那解兩禽連
極知無用宜幽隱
杜曲無田擬問天

被召赴經筵途中偶成

度嶺三千歎陸沉
一拋城市洗塵襟
雷霆激石泉聲怒
煙雨埋雲樹色深
食肉向無編貝齒
憂時空有未灰心
露門勸講高華地
倦鳥終當返故林

汴上小雨復霽

堤沙不起潤如酥
坐看飛雲自卷舒
麥隴人閒牛舐犢
柳陂波淺鷺窺魚
殘花糝徑東風後
碧草粘天暮雨初
分付榮枯蝸兩角
濁醪青杏送春餘

伯恭要賦薌林

相門耆舊典刑餘
戚里豪華習氣除
遊遍雲山行樂耳
種成香草賦歸歟
紉芳蘭畹餘幽佩
辟蠹芸堂有舊書
奎畫煌煌照林壑
只應門外看鋒車

次韻李丞相園亭二首

閒築池亭古剎邊
厭將勲業寫凌煙
柳湖寄傲王摩詰
丹鼎怡神葛稚川
樂聖一尊濃琥珀
平戎三尺舊龍泉
一邱勿作淹留計
衮繡歸時席夜前

疏泉斲石寄高懷
仙藥名花取意栽
履道醉吟齊步武
平泉景物付雲來
菰蒲雨洗雙池淨
松竹風傳萬壑哀
怪底茅齋頻下榻
故時賓客滿翹材

僦居城南人皆笑其陋
戲作因以自解

紛紛甲第照清都
誰信蝸牛亦自廬
未厭囂塵聊近市

不須高大擬容車
窺牀夜月陪清冷
入戶風埃痛掃除
豐屋從來招鬼瞰
却因容膝得安居

題洗心亭次韻

不貯閒愁學子山
此心分付水雲間
臨池罷釣魚同樂
隱几忘機鶴伴閒
為喜經臺依絕境
故安禪榻面孱顏
洪崖仙事皆陳迹
戲說遺巾笑李寰

豫章離濟江亭

擬上籃輿趁曉晴
不妨小立聽江聲
青山合處江疑斷

野渡喧時潮欲平
雨脚又從天際起
霜毛偏傍鏡邊明
綠林未靜煩宵旰
敢為龍鍾歎遠行

久客感懷

自笑行藏愧古人
歸與有意坐長貧
霜毛不種自生鬢
雲路無梯寧致身
春韭秋菰聊當肉
冬裘夏葛聽懸鶉
何當即買扁舟去
醉兀五湖煙雨春

夜坐觀書

青燈隻影夜迢迢
賴有塵編洗鬱陶
此事長慙作吏廢

少功又笑為儒勞行藏老驥思千里用否九牛亡一毛
端為鱸魚挽幽興擬飛煙艇破秋濤

睡起戲書呈葛魯卿席大光周舉同舍諸兄

午夢初殘日未西人情節物睡偏宜花開花落紛無定
春到春歸漫不知香縷細縈環堵室槐陰清翳一枰碁
此間粗有超然處雕琢天真却坐詩

春晚即事

風條日萼半披殘不用登臨意惘然宿麥吐芒風卷浪

垂楊吹絮暖生煙送春鶯友分明語並水鳬雛取次眠
觸眼風光渾有味人生行樂且加鞭

早秋書事

江城暑退葉驚秋環堵蕭蕭草樹幽掃淨塵心清似水
靜看人態曲如鉤一尊楚醴醇無敵半榻湘波冷欲流
午枕日斜呼不省夢魂還上五湖舟

次韻曾天猷贈知宗趙端禮展鉢詩

幾人能信見前因滿意肥甘泰色身曾是鼎鐘華貴曹

肯同瓶鉢苦空人招呼善友明初地降伏心魔淨六塵
翻笑花間霑醉客空看高冢卧麒麟

送德遠樞密初召赴經筵

長驅敵騎傍淮淝又是忠賢許國時扶義東吳回日轂
宣威西蜀正參旗暫逢貝錦辭黃閣却續金華上赤墀
聯事烏臺餘病骨仰看麟閣寫英姿

舍弟寄和送行詩有倦游之歎因勉之

幾年頭角翳蒿萊今日寧辭盡一杯好向明時聊自試

莫緣荒逕憶歸來
白頭休歎從人後
青眼多應為汝開
官長及諸司
皆與余有舊
老去豈堪頻作惡
風帆目斷首空回

和人晚秋白菊

溥溥清露洗殘粧
靜倚疎籬暗吐芳
不逐黃花候秋節
笑看殷葉隕風霜
寒潭誰致南陽種
晚景宜登靖節堂
我對水姿賡雪唱
騎驪無計度飛黃

遊鳳池寺

鳳去池荒今幾年
碧梧翠竹故依然
鳴簷流水涓涓下

排闥羣山袞袞前幸有清風繼蓮社不堪斜日近虞淵
歸途滿眼春耕了勸課無功愧力田

友人惠猩猩毛筆一枝秃甚作詩戲之

猩毛意重鵝毛贈老不中書一悵然宜付削毫貧鄭灼
政堪握筆晉僧虔判冥即合防拋失瘞塚寧甘便棄捐
瓦研蓬窻吾臭味秃翁相對且忘年

婢子翻羹

杯羹卓午薦朝餐一飽龜腸亦爾難窮鬼還來調韓愈

夫人真欲試劉寬尚餘食案韭三種早悟官亭鱠兩盤
傳語厨人莫輟釜不應餓死悔儒冠

李似矩尚書挽詞二首

元禮清門有四龍雲孫遠跨舊家風持荷入侍聲名早
仗鉞宣威節制雄晚歲獨拋塵鞅外高懷聊記藥爐中
堂堂玉樹埋黃壤何事凌煙欠此公

只今耆舊幾晨星又失三朝一老成許國忠規關社稷
絕塵竒表照簪纓祇應鼎裏金丹就無復廷中革履聲

才大故難供世用空餘拱木翳佳城

胡進彥挽詞

剗煩餘刃發硎刀使節藩符久漫勞腰綬六朝知壽考
懸車一紀足清高光陰不用悲駒隙溫清無違有鳳毛
晚綴葭莩公已病送行無路首空搔

惠彥光挽詞

聲馳太學俊游先膏火窮年味絕編百戰收名丹桂籍
一麾送老白雲邊心閒要路門無轍歲惡窮閭爨有煙

全福畧無毫髮恨更餘身後一經傳

趙約不遠千里命駕相過中道寄示三詩姑和

答一篇

霽水論交今有誰兩翁華髮映朝衣功名晚晚君流落
衰病栖遲我倦飛叔夜相思能肯顧子猷乘興却言歸
人生動是參商別三復清詩對落暉

七言絕句

題明皇聯鑣圖

風流誰復似三郎並轡春風輦路香漫說宮中行樂祕
畫圖千古記興亡

戲題四老堂十首

四老堂中四老人飽經喪亂始收身蒼顏鶴髮團欒坐
知是時平有幸民

兄弟當年七業興精神如鶴齒如氷升沈存沒今如許
且作隨堂粥飯僧

己是平頭六十人江湖身老寸心存明窓淨几翻經卷

深炷爐香答主恩

一派荆溪過枕前
喜從人境得幽偏
直疑身在煙波上
卧送飛帆落照邊

堂後堂前竹與梅
老人多半手親栽
何時更作閒花草
亦遣羣芳次第開

四時花草逐時新
衮衮年華過眼頻
景物無窮人自老
新花應解笑迎人

繫舟長傍柳堤陰
曳杖時穿竹徑深
薙草澆花課僮僕

更無餘事可關心

多病經時不著冠
岸巾長對倦雲閒
年來衰謝交遊絕
靖節柴門不用關

鶴養丹成鹿養茸
羣叟對舞傍衰慵
待看仙骨他年就
同訪蓬萊第一峯

商嶺偷生計已疎
橘中樂事亦區區
洛陽耆舊今黃壤
會有人傳四老圖

題荔枝亭

色味清香美莫名更憐圓樹碧亭亭結根得所天然勝

為對三台第一星

上踐祚公
首拜相

竹亭詩和韻

直上煙霄碧玉抽靜搖月露冷光浮堂堂勁節冰霜後
元老如今有壯猷

和答錢文高四首

閉門不復過高軒夢蝶悠揚栩栩然睡起杖藜經畧約
靜看鷗鷺浴晴川

翼翼精思愧鮑宣如如不動契金仙
回觀爭奪紛華地
已老吳蠶不復眠

跡拋朝市不妨清
心照空華故自明
但憶滄浪時鼓枻
肯從金谷聽鳴箏

覓句高攀孟浩然
藏經遠慕漢韋賢
深林小隱成幽趣
我得為隣愧子先

和答諸兄弟四首

昔向丹墀侍玉軒
略無禪補髮蒼然
元非食肉封侯相

合抱遺經老玉川

三州皇化未能宣
山水清奇記九仙
白首弟兄長掛夢
喜聽夜雨對床眠

門對芙蓉碧沼清
蕭蕭五柳似淵明
遠聽林壑風鳴籟

戲看兒童草鼓箏

見相如
就傳注

通塞升沈亦偶然
山林高卧更稱賢
似聞小築西湖上

擇勝渾輸一著先

兄弟各有別墅
在潏湖之濱

族叔祖示四絕句次韻

推頽病鶴怕乘軒歸路風帆任渺然環堵故能容兩膝
掃除荒徑老斜川

不樂從軍學仲宣那能辟穀慕飛僊直緣衰病干明主
乞得南窗一覺眠

衰懷底物能陶寫社舞村歌眼暫明誰似玉人供巧笑
不勞長笛與哀箏

追陪杖履已悠然把玩詩篇更覺賢局上頻頻問瓜葛
吟邊端不敢爭先

送客

南渡登舟即水仙
西垣有客思悠然
因君相問為官意
不買毘陵附郭田

雙蓮閣

小閣幽深枕淺波
直疑湘水見英娥
不將詩酒頻料理
奈此風前二妙何

花塢

意匠潛符造物工
笑談花塢出榛叢
風條日萼隨時看

須信春藏指掌中

桂齋

月裏移根傍小齋
不惟收子看花開
搗香篩辣歸春甕
準擬高人勝士來

蘭室

分得騷人九畹香
時人不服更幽芳
小窻低戶維摩室
冉冉奇芬春晝長

夢室

笑取功名指顧間歸來心與倦雲閒
閑關不作南柯想
睡起香凝金博山

罷酒

罷酒尋花涉斷磯顛躋猶復强褰衣
可憐醉眼無分別
却把傍邊柳折歸

圭沼

方銳新池卧介圭水光如玉夜騰輝
不應只作韓侯覲
更喜姬公著袞衣

人惠方竹杖

多病扶筇老自便得君方竹更輕堅平生正以方為累
擬付山僧任削圓

菖蒲澗

蟠根帶石傲年芳秋雨春風拂水長不用引年勞服食
相公勲業似汾陽

題崔慙畫

風折枯荷蘆葦秋蕭蕭鷗鷺上沙洲關心滿眼江湖趣

何日扁舟得自由

賦一首

附

小黃楊賦

余几案間有黃楊生拳石杯水間有年數矣
蔚茂可愛喜而賦之

維黃楊之挺生表竒姿於弱植蟠霜根之數寸疎貞幹
之盈尺濡兩掬之清泉占一拳之怪石攬以蒼翠之雕
珉培以光明之晬礫朝假寵於陽暉夕蒙滋於露液受

一氣之獨正紛衆葉之多碧已幸脫於泥塗靡爭妍於
花實安微分而自足貫四時而不易置之函丈之間綽
有山林之適明窓淨几陰數研席笑昌陽之瑣細與草
芥而匹敵謂巴苴之凡陋望秋風而隕踣二物皆植水中能生故以
比傲冰霜之凜冽玩陰陽之消息配後凋於澗松得全
生於社櫟雖蒙厄於閏餘初不辭於屈抑已無心於梁
棟之用矣毋或縱尋斧以求狙猿之杙也

附錄

故資政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張公謚議

朝散大夫太常博士婁機撰議文

議曰嘗謂真儒之用至無敵於天下自古撥亂反正將大有為也未始不知兵夾谷之會夫子動容變色遂使魯轉弱為強儒效何如哉國家靖康之後四郊多壘國步未安高宗皇帝撫艱難之運念將圖回經理擇所用人爰有雄雋寶臣以道德緝熙于初載力挽中流共濟之舟風雲一時自然相感天同神化夫豈偶然故資政

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張公經世正君之學淵源周孔
自少策勲翰墨之場轆轤三光手織五雲踐揚冰清亦
既極文章禮樂之選上方愒日太平責成輔佐公雍容
暇豫以應天下之變事物之幾藏於眇繇衆人甘寢於
細娛而公獨出千慮之表前知如著與蔡曰治軍旅選
將帥嚴守禦搜人才專意政事之大者凡細微不急之
務悉付都司六曹俾廟堂惟防秋是圖曰處宮室享膳
羞服輕煖對嬪御以及視朝臨人之際必思二聖母后

謂淮西兵政不可改謂荆蜀駐蹕為非宜撫諭京城而料敵必入寇初破淮南以命帥非其人所以盡忠竭節於干戈倣擾之際惻怛懇到用能輔成龍德遂濟登茲非有道德人所為能若是乎博士婁機得其議則閱讀銘志證以所聞考按謚法且以文謚吏輯官于寺者以議白其長合辭為然不可易也然公以忠信誠實親結主知寬洪之量不見涯涘當言者論斥時相上以章付公倚公相矣公極力爭辯上稱歎其賢且以近世不相

傾奪者為無幾蓋公惟務靖國協和羣辟并包翕受尺寸不棄雖時相意所不快者公悉調護潛為銷弭上每有不盡用之歎閱十五年王淮時在諫垣上指似宰輔以形貌肖公嗟賞莫及後亦以語阜陵淮卒正鼎席夫能使人主追記遐想於既沒之後眷眷不忘顧何修而臻此耶搢紳相傳為美談公未老即退就閒逸視中興之佐前後幾公功名盛矣鮮克全備獨公優游里居身名俱泰生而望尊沒而禮崇平生無一毫之玷可謂善

終如始者矣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寬樂令終曰靖今加靖以儷文尤為當衆從機為議機曰文且靖議之盡也其敢有異遂謚文靖謹議

朝散郎祕書丞兼權尚書郎官兼權考功郎官鍾必萬覆議

議曰嘉泰元年九月丙子太常上故參政張公易名于部曰文靖於是命考功鍾必萬覆議必萬謹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寬樂令終曰靖備是二美自昔實難竊觀

國朝故老若李公沆之直道事君變調百度呂公夷簡之沉靜有謀鎮安社稷謚之文靖孰曰不宜維公學問淵源文足垂後孜孜論建合古便今可不謂之道德博聞乎安於命義正色立朝推廣上心始終一節可不謂之寬樂令終乎跡其乞增臺諫以廣耳目所以明君道之公論時宰宜專意大政遠謀所以明政體之要念二聖之未復請於居處飲食之際莫不致思所以明天下之大義應天當以實則謂不可徒恃罪己之詔言路所

當廣則謂宜加褒擢切至之書方時相之見斥於言者也蓋倚公相矣力爭以為國步未安一月而再論相何以繫天下之望其識量宏遠徇公忘私類如此至於夙夜寅恭協和羣辟唯靖國是務善類之進當路有不快意者公悉力調護之歸休里門身名俱泰歷數公之言行而揆之以李呂二公行事之迹豈非異世而同符者乎大抵易名之典貴得其實告于當時而莫不服垂諸後世而不敢議以公平生大節炳炳若此攷之碑誌質

之僉論太常議是謹議

卷十五

